

其極

卷六

卷七

卷八

卷九

馬元臺
張隱庵

合註素問靈樞

上海錦章圖書局
印行

黃帝內經靈樞目錄

第一卷 九鍼十二原第一

本輸第二

小鍼解第三

邪氣藏府病形第四

根結第五

壽夭剛柔第六

官鍼第七

第二卷 本神第八

終始第九

經脈第十

第三卷 經別第十一

經水第十二

經筋第十三

骨度第十四

五十營第十五

營氣第十六

脈度第十七

營衛生會第十八

四時氣第十九

五邪第二十

寒熱病第二十一

病本第二十五

第四卷 癲狂病第二十二

熱病第二十三

厥病第二十四

雜病第二十六

周痺第二十七

口問第二十八

第五卷 師傳第二十九

決氣第三十

腸胃第三十一

平人絕穀第三十二

海論第三十三

五亂第三十四

脹論第三十五

五癘津液別第三十六

五閱五使第三十七

逆順肥瘦第三十八

血絡第三十九

陰陽清濁第四十

陰陽繫日月第四十一

病傳第四十二

淫邪發夢第四十三

順氣一日分為四時四十四

外揣第四十五

五變第四十六

論勇第五十

第六卷

本藏第四十七

禁服第四十八

五色第四十九

背輸第五十一

衛氣第五十二

論痛第五十三

天年第五十四

逆順第五十五

五味第五十六

水脹第五十七

賊風第五十八

第七卷 衛氣失常第五十九

玉版第六十

五禁第六十一

動輸第六十二

五味第六十三

陰陽二十五人^{第六十四}

五音五味第六十五

百病始生第六十六

第八卷 行鍼第六十七

上膈第六十八

憂志無言第六十九

寒熱第七十

邪客第七十一

通天第七十二

官能第七十三

論疾診尺第七十四

刺節真邪第七十五

第九卷 衛氣行第七十六

九宮八風第七十七

九鍼論第七十八

歲露論第七十九

大惑論第八十

癰疽第八十一

補遺 即素問缺此二論故補

補刺法論第八十二

補本病論篇第八十三

第十卷 補遺

靈樞經合纂卷之六

錢塘張隱菴
會稽馬元臺兩先生合註

同學高世拭士宗參訂

門人王弘義子芳
黃紹斌校正

本藏第四十七

註內推本藏府吉
凶善惡故名篇

黃帝問於岐伯曰。人之血氣精神者。所以奉生而周於性命者也。經脉者。所以行血氣而榮陰陽。濡筋骨利關節者也。衛氣者。所以溫分肉。充皮膚。肥腠理。司開闔者也。志意者。所以御精神。收魂魄。適寒溫。和喜怒者也。是故血和則經脉流行。榮覆陰陽。筋骨勁強。關節清利矣。衛氣和則分肉解利。皮膚調柔。腠理緻密矣。志意和則精神專直。魂魄不散。悔怒不起。五臟不受邪矣。寒溫和則六府化穀。風痺不作。經脉通利。肢節得安矣。此人之常平也。五臟者。所以藏精神血氣魂魄者也。六府者。所以化水穀而行津液者也。此之所以具受於天也。無智愚賢不肖。無以相倚也。然有其獨盡天壽。而無邪僻之病。百年不衰。雖犯風雨。卒寒大暑。猶有弗能害也。有其不離屏蔽室內。無怵惕之恐。然猶不免於病。何也。願聞其故。岐伯曰。審乎哉問也。五臟者。所以參天地。副陰陽。而運四時。化五節者也。五臟者。固有小大高下。堅脆端正偏傾者。六府亦有小大長短厚薄。結直緩急。凡此二十五者。各不同。或善或惡。或吉或凶。請言其方。

規上章論在外之皮膚肌膜。因剛柔厚薄而生病。此章論在內之五臟六府。有大小高下。偏正厚薄之不同。亦因形而生病也。夫榮衛血氣藏府之所生也。脉肉筋骨藏府之外合也。精神魂魄五臟之所藏也。水穀津液六府之所化也。是以血氣神志和調。則五臟不受邪。而形體得安。然又有因於藏府之形質。而能長壽不衰。雖犯風雨寒暑。邪勿能害者。有外不離屏蔽室內。內無怵惕之恐。然猶不免於病者。此緣藏府有大小厚薄之不同。致有善惡吉凶之變。異蓋五臟六府本於天地。陰陽四時五行之氣。而成此形。故宜中正堅厚。以參副天地陰陽之正氣。

註馬此詳人之易感於邪者以藏府之有善惡吉凶也善惡以體言吉凶以病言下文正詳言之

心小則安邪弗能傷易傷以憂心大則憂不能傷易傷於邪心高則滿於肺中使而善忘難開以言心下則藏外易傷於寒易恐以言心堅則藏安守固心脫則善病消瘴熱中心端正則和利難傷心偏傾則操持不一無守司也

註張心小則神氣收藏故邪弗能害小心故易傷以憂也心大則神旺而憂不能傷大則神氣外弛故易傷以言也經云心部於表故心下則藏外易傷於寒心卑下故易恐以言也心堅則藏安守固心脫則善病消瘴熱中按邪氣藏府篇五藏脉微小為消瘴蓋五藏主藏精者也五藏既弱則津液微薄故皆成消瘴

心正則精神和利而邪病難傷心偏傾則操持不一無守司也

註馬此言心有善惡吉凶也心之小者則安外邪弗之能傷但內有所憂則易傷耳蓋心小者必多憂所以憂易傷之耳若心大則憂不能傷而外邪反易傷之矣心之高者則心下之為肺當滿於肺中肺與

心相着乃多煩悶而心數不通必為健忘反難以善言開之也若心下則易傷於寒及易以言恐之矣心之堅者則藏安守固凡外邪不能入內憂不能恐若心脫則善病消瘴熱中多內傷之病矣心之端正者則和利難傷凡外邪人言皆不能傷若心偏傾則其人操守不一無所守司由此觀之則心宜不大不小不高不下堅而不脫正而不偏斯謂之善也而可以免凶病矣下文肺肝脾腎亦猶是耳

肺小則少飲不病喘渴肺大則多飲善病胸痺喉痺逆氣肺高則上氣喘息放肺下則居責迫肺善脇下痛肺堅則不病放上氣肺脆則苦病消瘴易傷肺端正則和利難傷肺偏傾則胸偏痛也

註張肺主通調水道故小則少飲大則多飲肺居胸中開竅于喉以司呼吸故小則不病喘渴大則善病胸痺喉痺肺主氣故高則上氣息肩而放也責乃胃脫之責門在胃之上口下則肺居責間而胃脫迫肺

血脈不通故脇下痛肺下乃肺脉所出之雲門中府處也肺堅則氣不上逆而放肺脆則苦病消瘴而肺傷也肺藏氣金總肺端正則神中府處也肺堅則氣不上逆而放肺脆則苦病消瘴而肺傷也肺之善惡吉凶也肺之高者則病上氣竅

肝小則藏安無脇下之痛肝大則逼胃迫咽迫咽則苦膈中且脇下痛肝高則上支責切脇悅為息責肝下

悅同
咽從胃

肺傷者
肺燥也

責責

上膈而出喉肝
在膈之下
此通
在胃脘
間故咽
則苦膈
中
本侵上
故上迫
胃脘
魂志
意乃五
藏之神
與秒同
秒音秒

則逼胃。膈下空。膈下空。則易受邪。肝堅。則藏安。難傷。肝脆。則善病消瘴。易傷。肝端正。則和利。難傷。肝偏傾。則膈下痛也。

肝居膈下。故小則藏安。而無膈下之痛。肝居胃之左。故大則逼胃。而胃脘上迫於咽也。肝在膈之下。故大則苦於膈中。且膈下痛。肝脈貫膈。上注肺。故高則上支。賁切。膈挽為息。賁。肝居胃旁。故下則逼胃。而膈下空。則易受於邪。蓋膈乃邪正出入之樞部也。肝堅。則藏安。難傷。肝脆。則善病消瘴。而易傷也。肝藏血。血含魂。端正。則神志和利。偏傾。則膈痛也。

此言肝有善惡。吉也。肝之高者。則其經脈所行。及所謂支別者。上奔迫。切膈下。多悶。當為息賁之證。按素問刺禁論云。肝生於左。至正。要大論。王註言。肝居下左。則肝生於下。胃當在上。何為能下逼於胃。意者在左為肝。在右為脾。肝與脾並。故可以言下通於胃也。則王氏言。肝生下左者。誤矣。

脾小。則藏安。難傷於邪也。脾大。則苦湊。眇而痛。不能疾行。脾高。則眇引季脇而痛。脾下。則下加於大腸。下加於大腸。則藏苦受邪。脾堅。則藏安。難傷。脾脆。則善病消瘴。易傷。脾端正。則和利。難傷。脾偏傾。則善滿善脹也。

脾為中土。而主於四旁。故小則藏安。而難傷於邪也。脾居於腹。在膈骨之秒。故大則苦湊。眇而痛。脾主四支。故不能疾行也。膈在眇之上。故高則眇引季脇而痛。下則加於大腸。加於大腸。則藏苦受邪。蓋藏虛。其本位也。脾堅。則藏安。難傷。脾脆。則善病消瘴。而易傷也。脾藏意。意含榮。端正。則神志和利。偏傾。則善滿善脹也。

此言脾有善惡。吉也。脾小。則藏安。難傷。腎大。則善病腰痛。不可以使仰。易傷以邪。腎高。則苦背脊痛。不可以使仰。腎下。則腰尻痛。不可以使仰。為孤症。腎堅。則不病。腰背痛。腎脆。則苦病消瘴。易傷。腎端正。則和利。難傷。腎偏傾。則苦腰尻痛也。

此言腎有善惡。吉也。凡此二十五變者。人之所苦常病也。

凡此二十五變者。人之所苦常病也。

背脊在腰之上
尻在腰之下

髀音結
音干

疏當作
疎

散音文

張夫藏者藏也故小則藏安難傷大則善病腰痛腰乃腎之府也夫腰脊者身之大關節也故腰痛背脊痛腰痛尻痛皆不可以使仰腎附於腰脊間故病諸痛也孤疝者偏有大小時時上下孤乃陰獸善變化而藏事又上下如狐之出入無時此腎藏之疝也腎堅則不病腰背痛脫則苦病消痺而易傷也腎藏精而藏志藏體端正則神志和利而難傷偏傾則苦腰尻痛也夫身形五臟之外合也皮薄理疏則風雨寒暑之邪循毫毛而入腠理以病形蓋六氣之客於外也如在內之藏形薄脫偏傾則入之所苦常病常病者五五二十五變病也

黃帝曰何以知其然也岐伯曰赤色小理者心小粗理者心大無髀肝者心高髀肝小短舉者心下髀肝長者心下堅髀肝弱小以薄者心脆髀肝直下不舉者心端正髀肝倚一方者心偏傾也

張小理者肌肉之文理細密粗理者肉理粗疏大肉脰脂五藏之所生也故候肉理之粗細即知藏形之大小髀肝胸下蔽骨也本經曰膏人縱腹垂腴肉人者上下客大蓋人之脰肉本於藏府募原之精液以資生募原者藏府之膏盲也五藏之精液溢於膏盲而外養於脰肉是以五藏病者大肉陷下破脰脫肉

馬此言欲知心之善惡吉凶當驗之色理與髀肝也髀肝者胸下蔽骨也

白色小理者肺小粗理者肺大巨肩反膺陷喉者肺高合腋張脇者肺下好肩背厚者肺堅肩背薄者肺脆背膺厚者肺端正脇偏疏者肺偏傾也

張肺居肩膺之內脇腋之下故視其肩背膺腋即知肺之高下堅脆偏傾倪冲之曰肺屬天而華蓋於上背為陽而形身之上也故肺俞出於肩背○朱永年曰脉要精微論云尺內兩旁則季脇也尺外以候腎尺裡以候腹中推而外之內而不外有心腹積也推而內之外而不內身有熱也蓋形身之上下即藏府所居之外候也

馬此言欲知肺之善惡吉凶當驗之色理有背膺腋喉脇之類也

青色小理者肝小粗理者肝大廣胸反散者肝高合脇兔散者肝下胸脇好者肝堅脇骨弱者肝脆膺腹好相得者肝端正脇骨偏舉者肝偏傾也

張散者肝高合膈免散者肝下免者骨之藏伏也肝脉下循於腹之章門上循於膈之期門在內者從肝
別貫膈故膈腹好
相得者肝端正

馬此言欲知肝之善惡吉凶當
驗之色理胸散膈腹之類也

黃色小理者脾小粗理者脾大揭唇者脾高唇下縱者脾下唇堅者脾堅唇大而不堅者脾脆唇上下好者
脾端正唇偏舉者脾偏傾也

張倪氏曰唇者脾之候故視唇
之好惡以知脾臟之吉凶

馬此言欲知脾之善惡吉
凶當驗之色理與唇也

黑色小理者腎小粗理者腎大高耳者腎高且後陷者腎下耳堅者腎堅耳薄不堅者腎脆耳好前居牙車
者腎端正耳偏高者腎偏傾也

馬此言欲知腎之善惡吉
凶當驗之色理與耳也

凡此諸變者持則安減則病也

張倪氏曰耳者腎之候故視耳之好惡以知腎臟之高下
偏正凡此諸變者神志能持則安減則不免於病矣

馬此結言上文二十五異者善於持守
則安而持守之功減則不免於病也

帝曰善然非余之所問也願聞人之有不可病者至盡天壽雖有深憂大恐怵惕之志猶不能減也甚寒大
熱不能傷也其有不離屏蔽室內又無怵惕之恐然不免於病者何也願聞其故岐伯曰五藏六府邪之舍
也請言其故五藏皆小者少病苦焦心大愁憂五藏皆大者緩於事難使以憂五藏皆高者好高舉措五藏

皆下者。好出人下。五藏皆堅者無病。五藏皆脆者不離於病。五藏皆端正者。和利得人心。五藏皆偏傾者。邪心而善盜。不可以為人平。反覆言語也。

張 倪氏曰。此總結五藏之形不同。而情志亦有別也。五藏者所以藏精神血氣。魄志意者也。故小則血氣收藏而少病。大則神志畏怯。故苦焦心大憂愁也。五藏皆大者神志充足。故緩於事。難使以憂。五藏皆高者好高舉。措五藏皆下者好出人下。此皆因形而情志隨之也。和于中則著于外。故得人心善盜者。貪取之小人。語言反覆。不可以為平正人也。

論 此言人有病有不病者。以五臟之有善惡吉凶也。

黃帝曰。願聞六府之應。岐伯答曰。肺合大腸。大腸者皮其應。心合小腸。小腸者脈其應。肝合胆。胆者筋其應。脾合胃。胃者肉其應。腎合三焦。膀胱。三焦膀胱者。腠理毫毛其應。

張 倪氏曰。五藏為陰。六府為陽。藏府雖相合。五藏內合。六府外應。于形身陰內而陽外也。故視其外合之皮。脈肉筋骨。則知六府之厚薄長短矣。腎將兩藏。一合三焦。一合膀胱也。此言五藏與六府相合。而亦有知六府之法也。腎合三焦者。左腎合膀胱。右腎合三焦也。

黃帝曰。應之奈何。岐伯曰。肺應皮。皮厚者。大腸厚。皮薄者。大腸薄。皮緩腹裡大者。大腸大而長。皮急者。大腸急而短。皮滑者。大腸直。皮肉不相離者。大腸結。

張 倪氏曰。五藏內合。六府外應。於皮脈肉筋骨。是以肺應皮。而皮厚者。大腸厚。皮薄者。大腸薄。藏府之形氣。外內交相輸應者也。

論 此言欲知大腸當驗之皮也。

心應脈。皮厚者。脈厚。脈厚者。小腸厚。皮薄者。脈薄。脈薄者。小腸薄。皮緩者。脈緩。脈緩者。小腸大而長。皮薄而脈沖小者。小腸小而短。諸陽經脈皆多紆屈者。小腸結。

張 那氣藏府篇曰。脈急者。尺之皮膚亦急。脈緩者。尺之皮膚亦緩。皮脈之相應也。故皮膚厚者。脈厚。脈厚者。小腸厚。皮薄者。脈薄。脈薄者。小腸薄。

註此言欲知小腸當驗之脈而脈又當驗之於皮也

脾應肉肉脘堅大者胃厚肉脘麼者胃薄肉脘小而麼者胃不堅肉脘不稱身者胃下胃下者下脘約不利

肉脘不堅者胃緩肉脘無小裏累者胃急肉脘多少裏累者胃結胃結者上脘約不利也

註張氏曰脘肥脂也麼亦小也約約束也胃有上脘中脘下脘故胃下則下脘約不利結則上脘約不利也

註此言欲知胃者當驗之肉脘也

肝應爪爪厚色黃者胆厚爪薄色紅者胆薄爪堅色青者胆急爪濡色赤者胆緩爪直色白無約者胆直爪

惡色黑多紋者胆結也

註朱氏曰爪者筋之餘故肝應爪視爪之好惡以知胆之厚薄緩急也五藏六府皆取決于胆故秉五藏五行之氣色莫子輸曰胆屬甲子主天干地支之首故備五行之色

註此言欲知胆者當驗之爪也

腎應骨密理厚皮者三焦膀胱厚粗理薄皮者三焦膀胱薄疏腠理者三焦膀胱緩皮急而無毫毛者三焦

膀胱急毫毛美而粗者三焦膀胱直稀毫毛者三焦膀胱結也

註張氏曰太陽之氣主皮毛三焦之氣通腠理是以視皮膚腠理之厚薄則內應于三焦膀胱矣又津液隨三焦之氣以溫肌肉充皮膚三焦者少陽之氣也本經云熏膚充身澤毛是謂氣是以皮毛皆應於

三焦膀胱○朱永年曰經云穀谷屬骨是肌肉之屬于骨也又曰脾生肉肉生肺肺生皮毛是骨肉皮毛交相資生者也故曰腎應骨密理厚皮者三焦膀胱厚

註此言欲知三焦膀胱者當驗之皮毫腠理也三焦為右腎之府膀胱為左腎之府觀三焦有厚薄緩急者果有名而無形也按三因方云三焦者有脂膜如手大正與膀胱相對有二白脉自中出夾脊而上貫于腦有腦有腦之形也一舉子徐道少嘗醫療病有精思曰齊嘗大飢羸丐相對而食有一人皮肉盡而骨

脉全見右腎之下有脂膜如手大正與膀胱相對有二白脉自其中出夾脊而上貫腦此正所謂三焦也觀此則三焦有形昭昭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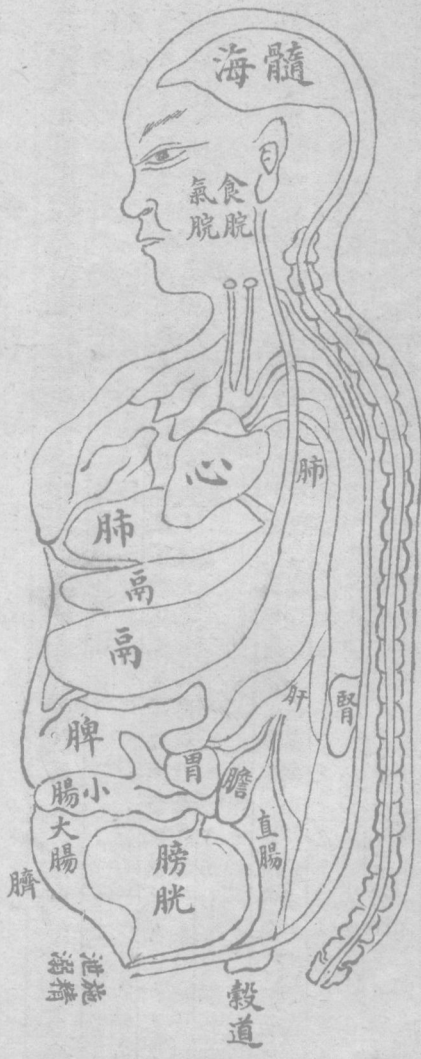
脈全見右腎之下有脂膜如手大正與膀胱相對有二白脉自其中出夾脊而上貫腦此正所謂三焦也觀此則三焦有形昭昭矣

黃帝曰。厚薄美惡皆有形。願聞其所病。岐伯答曰。視其外應。以知其內藏。則知所病矣。

張氏曰。六府內合五藏。外應於皮肉筋骨。故視其外應。以知其內藏。則知其所病矣。蓋六府之厚薄緩急大小。而為病者。與五藏之相同也。

此言視其外之所應。而可以知內之所病也。

五臟六腑總圖



禁服第四十八

服事也。詩大雅板篇有戒言。維服內論。脈有關格。宜用灸刺藥法。故名篇。

雷公問於黃帝曰。細子得受業。通於九鍼六十篇。且甚勤服之。近者編絕。久者簡垢。然尚諷誦弗置。未盡解於意矣。外揣言渾束為一。未知所謂也。夫大則無外。小則無內。大小無極。高下無度。束之奈何。士之才力。或

有厚薄。智慮褊淺。不能博大深奧。自強於學。若細子。細子恐其散於後世。絕於子孫。敢問約之奈何。黃帝曰。

善乎哉。問也。此先師之所禁。坐私傳之也。割臂歃血之盟也。子若欲得之。何不齋乎。雷公再拜而起。曰。請聞。

命於是矣。乃齋宿三日。而請曰。敢問。今日正陽。細子願以受盟。黃帝乃與俱入齋堂。割臂歃血。黃帝親祝曰。

今日正陽。歃血傳方。敢有背此言者。反受其殃。雷公再拜曰。細子受之。黃帝乃左握其手。右受之。書曰。慎之。

慎之。吾為子言之。凡刺之理。經脈為始。營其所行。知其度量。內刺五藏。外刺六府。審察衛氣。為百病母。調其

虛實。虛實乃止。瀉其血絡。血盡不殆矣。凡刺之理六
見前經脈篇

深夫氣合于天。天合于地。血合于水。外揣篇論九針之道。渾束為一。而合于天道。故篇名外揣。言天道之

之病。蓋經脈本於藏府之所生。而合於六氣也。故曰。凡刺之理。經脈為始。營其所行。知其度量。內刺五藏。

外刺六府。審察衛氣。為百病母。謂邪之中人。必先始於皮毛。氣分而入於絡。絡從經脈而入於藏府。故瀉

其血絡。血盡不殆。蓋絡脈絡於皮膚之間。乃氣血之交會。故視其血絡。盡瀉其血。則邪病不致。傳溜於經。

脈藏府而成。危殆之證矣。虛實者。血氣之虛實也。蓋邪在氣則氣實。而血虛。陷於脈中。則血實。而氣虛。故

必審察其本末。以調之。夫血脈者。上帝之所貴。夫師之所禁也。藏之金匱。非其人勿教。非其真勿授。故帝

與敵血立盟。而後乃傳方。篇名禁服者。誠其佩服。而禁其輕洩也。○莫子俞問曰。此篇論約束氣血為一

與敵血立盟。而後乃傳方。篇名禁服者。誠其佩服。而禁其輕洩也。○莫子俞問曰。此篇論約束氣血為一

與敵血立盟。而後乃傳方。篇名禁服者。誠其佩服。而禁其輕洩也。○莫子俞問曰。此篇論約束氣血為一

與敵血立盟。而後乃傳方。篇名禁服者。誠其佩服。而禁其輕洩也。○莫子俞問曰。此篇論約束氣血為一

與敵血立盟。而後乃傳方。篇名禁服者。誠其佩服。而禁其輕洩也。○莫子俞問曰。此篇論約束氣血為一

血氣神
氣也

為百病之母其大義見素問生氣通天其百病有虛有實即人迎寸口脈以知之而正氣之虛則補邪氣之實則瀉則虛者實者虛而虛實自止矣又血絡者病之可見者也▲前有血絡論▼從而瀉之其病不殆矣

雷公曰此皆細子之所以通未知其所約也黃帝曰夫約方者猶約囊也囊滿而弗約則輸泄方成弗約則神與弗俱雷公曰願為下材者弗滿而約之黃帝曰未滿而知約之以為工不可以為天下師

張一而合于天之大數故通人道於天道者斯可以為天下師約方者約束血氣之法如約囊者謂氣與血合猶氣在囊籥之中滿而弗約則輸泄矣故方成而弗約則神與弗俱謂血與氣不能共居而合一也滿而弗約者謂不知經治脈急弗引也約而為一者則大以弱此血氣已和則欲安靜也

此方成宜約而當以天下師自期也蓋約方猶之約囊囊滿而弗約則輸泄於外方成而弗約之法雖在而無所主持故吾之神弗能與俱不可以愈病也▲神之為義前詳病傳篇第三節之下▼彼雷公雖以下材▲下工▼自謙不知帝之所以望之者為天下師也所謂天下師者惟知經脈篇為始耳下文正詳言之

雷公曰願聞為工黃帝曰寸口主中人迎主外兩者相應俱往俱來若引繩大小齊等春夏人迎微大秋冬寸口微大如是者名曰平人

張願聞為工者願聞血氣之相應而後明合一之大道是由工而上而神神而明也寸口主陰故主中人迎主陽故主外陰陽中外之氣左右往來若引繩上下齊等如脈大者人迎氣口俱大脈小者人迎氣口俱小春夏陽氣盛而人迎微大秋冬陰氣盛而寸口微大如是者陰陽相應是謂平人若不應天之四時而更偏大於數倍是為溢陰溢陽之闕格矣此論三陰三陽之氣而應於人迎寸口之兩脈也○高子曰人迎氣口謂左右之兩寸口所以分候陰陽之氣非寸關尺三部也若以三部論之則左有陰陽而右有陰陽矣

此言寸口人迎之脈各有所主而合四時者為無病也寸口者居右手寸部即太淵穴去魚際一寸故曰寸口以其為脈氣之所會故又曰脈口又曰氣口寸口主中乃足手六陰經脈所見也人迎者居左手寸部蓋人迎乃是陽明胃經之穴為而其脈則見於此故即以人迎稱之以胃為六府之先也人迎主外故左關為東為春左手為南為夏所以謂左寸為外凡足手六陽經之脈必見於此右手為秋為西右關為中央為長夏其兩尺則為北為冬所以謂右寸為內凡足手六陰經之脈必見於此然寸口之脈在內而出於外人迎之脈在外而入於內即如人迎一動為足少陽胆經寸口一動為足厥陰肝經則肝與

關為中央為長夏其兩尺則為北為冬所以謂右寸為內凡足手六陰經之脈必見於此然寸口之脈在內而出於外人迎之脈在外而入於內即如人迎一動為足少陽胆經寸口一動為足厥陰肝經則肝與

絡則止
矣
絡脈外
交于皮
膚內通
於經脈
氣應於
脈若大
脈則兼
數矣
盛氣并
於脈中
則元和
氣合於
脈中則
欲安靜
也
脾之藏
府血絡
之肉理
者

針或用灸或用藥止在本經而不求之他經故名之曰經刺也夫治法固已如此及夫人迎之脈大於寸口者四倍且大且數則陽脈甚盛名曰溢陽溢陽者為外格蓋格者拒也拒六陰脈於內而使不得運於外也其證當為元不治凡此者必宜審按其本末蓋先病為本而後病為末及察其寒熱以驗其藏府之病向也

口大於人迎一倍病在足厥陰一倍而躁病在手心主寸口二倍病在足少陰二倍而躁病在手少陰寸口三倍病在足太陰三倍而躁病在手太陰盛則脹滿寒中食不化虛則熱中出糜少氣溺色變緊則痛痺代則乍痛乍止盛則瀉之虛則補之緊則先刺而後灸之代則取血絡而後調之陷下則徒灸之陷下者脈血絡於中中有着血血寒故宜灸之不盛不虛以經取之名曰經刺寸口四倍者名曰內關內關者且大且數死不治必審察其本末之寒溫以驗其藏府之病

張夫在天蒼齡丹素玄之氣經于十干之分化生地之五行地之五行上呈天之六氣六氣合六經五行生五藏是六氣本于五藏之所生故陰氣太盛則脹滿寒中虛則熱中出糜溺色變氣從內而外由陰而陽也是以候人迎氣口則知陰陽六氣之盛虛內可以驗其藏府之病陰陽外內之相通也夫痛痺在于分腠之氣分腠者皮膚藏府之肉理故病在陽者取之分肉病在陰者先刺而後灸之蓋灸者所以故者在內在下之氣也代則氣分之邪交於脈絡故先取血絡而後飲藥以調之陷下則徒灸之蓋言氣陷下者宜灸今入于脈中又當取之于經矣如陷于脈而宜灸者乃脈受絡之留血而陷于中有着着血血寒故宜灸若氣并于血又非灸之所宜也此皆因氣之盛虛病之外內以證明血氣之有分有合有邪病有和調反覆辨論皆所以明約束之道所謂邪病者中有着血猶囊滿而弗約則輪泄矣和調者氣并于血神與氣俱渾束為一陰陽已和則欲安靜毋用力煩勞不可灸也○朱永年曰本經中論人迎寸口大一二三倍之丈凡四見其中章旨不同學者各宜體會若僅以三陰三陽論之去經義遠矣馬氏以六氣增註藏府更為蛇足

馬凡言寸口大於人迎之脈可以驗足手六陰經之病而有治之之法也寸口較人迎之脈大者一倍則病在足厥陰肝經若一倍而躁乃手厥陰心包絡經有病也較人迎之脈大者二倍則病在足少陰腎經若二倍而躁乃手少陰心經有病也較人迎之脈大者三倍則病在足太陰脾經若三倍而躁乃手太陰肺經有病也其各陰經之脈盛則為脹滿其胃中必寒而食亦不化虛則其中必熱而所出之糜亦不化且氣亦少溺色亦必變也脈緊則為痛痺脈代則為乍痛乍止然所以治之者盛則分經以瀉之虛則分經以補之緊則取其痛痺之分肉在於何經先刺而後灸之代則取其血絡使之出血及飲藥以調之

脈隔一者則徒灸之。徒但也。脈既隔下則血結于中。中有着血。血結故宜灸之。若不盛不虛則以本經取之。或用藥或用針或用灸。名之曰經刺也。義見上節。夫治法固已如此。及夫寸口之脈大於人迎者四倍。且大且數。則陰經甚盛。名曰內關。內關者。開六陽在外。而使之不得以入于肉也。其證當為死不可治。凡此者。必宜審按其本末。及察其寒熱。以驗其藏府之病可也。

通其營輸。乃可傳於大數。大數曰。盛則徒瀉之。虛則徒補之。緊則灸刺。且飲藥。隔下則徒灸之。不盛不虛。以經取之。所謂經治者。飲藥亦曰灸刺。脈急則引。脈大以弱。則欲安靜。用力無勞也。

脈中有着血者亦宜灸故曰亦

經云營為根衛為葉經病以分氣者謂之離合

痺證止在形氣

此總結上文以申明約束為一之道。通其營輸者。謂血氣之相合。從營輸而溜注于脈也。大數者。謂合一之道。通天地也。故知其大數。則曰盛則徒瀉之。虛則徒補之。隔下則徒灸之。蓋謂氣盛者宜瀉。氣虛者宜補。氣隔下者宜灸。今氣與血合。渾束為一。有病者則當取之。於經氣盛於脈中者。又當引而伸之。血氣和平而相合者。則欲安靜。調養是以徒瀉。徒補。徒灸也。所謂經治者。飲藥亦曰灸刺。此病入於經所當以經治之。脈急則引者。陰陽偏盛之氣。并于脈中。故脈數急。又當引而伸之。蓋囊滿勿約。則輪泄矣。若脈大以弱者。此平和之氣。與血相合而已。和調則欲安靜。以調養無用力。以傷其血脈。無煩勞以傷其氣也。此章假人迎氣口之盛躁。以明氣血之合一。故曰脈急則引者。先言盛躁之氣。而合于脈中也。繼言脈大以弱者。乃平和之氣。血渾束于一也。氣并于脈中。故脈大。血氣和調。故柔。柔也。外揣篇論渾束為一。而合于天道。天地有外。內上下之氣。交故司外。可以揣內。司內可以揣外。此天地之合一也。此篇論陰陽六氣。與血脈渾束為一。應司天在上。司泉在下。如水鏡之察。不失其形。此水天之合一也。愚按此篇大義。謂陰陽六氣。外合于手足六經。內合于五臟六腑。可分可合。可外可內者也。候人迎氣口者。候六氣之在外。而不涉于經也。隔下則灸之者。謂氣隔于內。而不隔于脈也。故曰審察衛氣。為百病母。衛氣外行于皮膚。分肉內行于藏府之募原。六氣在外。同衛氣而在膚表之間。隔于內。則入于藏府之募原矣。故曰審察其本末之寒溫。以驗其藏府之病。蓋以內為本。而外為末。血為本。而氣為標。審其病之在氣。在脈。在外。在內也。如病在外。之六氣。有不涉于六經者。有病在氣。而轉入于經者。有隔于內。而不干于藏府者。有隔於募原之中。而病及於藏府者。此六氣之於經。脈藏府。可分而可合也。際則為痛痺者。病形而傷氣也。代則乍甚。乍間者。氣始入于脈也。蓋六氣本於五臟之所生。而外出于膚表。合而為一。則從格而脈。脈而經。經而藏府也。六氣出入于藏府。經脈之間。有離有合。運行無息者也。春夏人迎微大。秋冬寸口微大。此六氣行于脈外也。脈大以弱。則欲安靜。此氣與血合。混束而為一矣。即如中風傷寒。六經相傳。七日來復。此病在六氣而不涉於經也。如病一二日。即見嘔吐泄瀉。諸證者。此隔於內而入者也。有病一二日。即見神昏氣促。煩躁諸證者。此隔於藏府之募原。而為半死半生之證矣。蓋客於藏外者。生于藏者。二日即見神昏氣固。不為邪傷者。生臟真傷。而神昏躁盛者。死。故曰治五臟者。半死半生也。如傷寒之黃連阿膠桃花小陷胸諸證。此病在氣。而溜於經也。蓋藏入于經。其藏氣。實不必動藏。則溜於府。若血脈傳溜。大氣入藏。腹痛下溲。可以致死。而不可以致生矣。夫邪氣淫泆。不可勝數。有病一二日。或即溜于經。或即隔于內。或即于

藏入府者有病多日而漸次溜經隔內于藏入府者有病久而止在氣在形不入于內者此邪病之有重
輕正氣之有虛實也此篇論血氣之離合出入審病氣之輕重死生大有關於至道故帝令齊宿而始投
其書予亦不厭瑣贅而復明之以勉後學知正氣之出入則知邪病之淺深治其始蒙救其未逆弗使邪
氣內入而成不救此醫道中修身善後之大功德也○高子曰邪病論氣與形合此篇論氣與血合五
變章論病在形而不病氣本藏論病在藏府而不病氣本經厥逆諸篇有
病氣者有病血者有血氣之兼病者此陰陽離合之道變化之不測也

經此取上文而申言以叮嚀之正約方之大術數也凡為醫工者固以明經脈為始然必先明本經本
具本經終始始為▽所謂盛則徒瀉之者但瀉而無補也虛則徒補之者但補而無瀉也緊則為痛痺或灸
或刺或飲藥三者可兼行也脈陷下則但灸之而已不感不虛以經取之則取陽經者不取陰經取陰經
者不取陽經此之謂經刺其飲藥灸刺三者亦可兼行也且其脈急者可加導引之功或脈大而弱者則
當主于安靜雖有用力不至大勞也此乃大法之所在即約方之要者而外揣渾束為一之義盡矣庶可
以為天下師若未滿而約之則是不知經脈而欲知術數也僅足以為工耳豈非以下材自限者哉△鴉
呼帝割臂敵血而所言大術數者如此則醫門秘旨盡在是矣雖言用針之法而用藥補瀉亦猶是也然
則本輪經脈終始禁服等篇乃醫籍中至寶
惜乎後世廢而不講萬古如長夜然痛哉

五色第四十九

篇內有五色言
病之義故名篇

雷公問於黃帝曰五色獨決於明堂乎小子未知其所謂也黃帝曰明堂者鼻也闕者眉間也庭者顏也蕃
者頰側也蔽者耳門也其間欲方大去之十步皆見於外如是者壽必中百歲

經此水三十七章之五閱五使復辨明五藏之氣見色於明堂見脈於氣口察其色切其脈以知病之間
甚心之壽夭也五閱章曰五官已辨闕庭必張乃立明堂明堂廣大蕃蔽見外方壁高基引垂居外五

色乃治平博廣大壽中百歲故帝復釋之曰明堂者鼻也闕者眉間也庭者顏也蕃者頰側也蔽者耳門
也其間欲方大去之十步皆見於外如是者壽必中百歲蓋言面部之形色應天地之形氣欲其清明而
廣厚也夫五藏生于地之五行行地之五行上呈天之五色及三陰三陽之六氣故色見於明堂脈出於氣
口乃五藏之氣見于色而應於脈也故曰五氣者五藏之使也五時之剏也氣口者左之明堂脈出於氣
所以候三陰三陽之氣三陰三陽者五藏六府之氣也○朱氏曰按五藏生成篇云凡相五色之奇脈面
黃目青面黃目赤面黃目白面黃目黑者皆不死也面青目赤面赤目白面青目黑面黑目白面赤目青

王子方
曰照應
後之目
有所見
五藏之

部之浮
沉五藏
之氣候
在氣口

惡叶烏

皆死也。蓋五藏之氣色見于面，五藏之血色見于目也。脉要精微論曰：尺外以候腎，中附上，左外以候肝，右以候脾，上附上，右外以候肺，左外以候心，是五藏之有形候見於左右三部之寸關尺五藏之氣候見於氣口也。故曰：脉之浮沉及人迎與寸口視大小壽夭決病之死生者，必明乎此。

此言五色雖決於明堂而諸部亦宜廣大也。五色之氣候也。夫天地之生命所以立，形定氣故視人之壽夭決病之死生者，必明乎此。

雷公曰：五官之辨奈何？黃帝曰：明堂骨高以起，平以直，五藏次於中央，六府挾其兩側，首面上於闕庭，王宮在於下極，五藏安於胸中，真色以致病，色不見，明堂潤澤以清，五官惡得無辨乎？

張五官者，五藏之外候也。明堂者，鼻也。鼻之準骨貴高起而平直者也。五藏次於中央，闕庭之中，肺也。闕下者，心也。直下者，肝也。再下者，脾也。藏為陰而生中，故候次於中央也。六府挾其兩側，肝左者，胆也。方

上者，胃也。中次者，大腸也。面王以上者，小腸也。面王以下者，膀胱子處也。府為陽而主外，故位次於兩側也。腎為水藏，故挾大腸而位於蕃蔽之外，應地居中也。而海水之在外也，首面上於闕庭，王宮在於下極，應

天闕在上，王宮在下，有天地人之三部也。闕庭者，肺也。肺主天而居上也。極下者，脾也。脾主地而居下也。王宮者，心之部也。心為君主而居中也。五藏安居於胸中，而藏真之色，致見於外，五官惡得無辨乎？

此承上文而言五官之有辨也。五闕五使篇有五官已辨之言，而公亦舉以問之也。鼻為明堂，其骨貴高以起，平以直，五藏次於中央。詳見第十一節。六府挾其兩側。詳下第十一節。眉間為闕庭，為庭故庭即首面所以於上於闕庭也。下極在兩目之間，係心之部，故曰王宮。所居之密在於下極，以心為君主之尊也。惟五藏能安於胸中，則其真色已致病，色不見，明堂之色自然清潤。此五官之可辨者如此。

雷公曰：其不辨者，可得聞乎？黃帝曰：五色之見也，各出其色部，骨陷者，必不免於病矣。其色部乘襲者，雖病甚不死矣。

朱永年曰：不辨者，謂不辨其真色也。而辨其病色也。五色之見，各出其色部者，謂五藏之病色，各見於本部也。刺熱論曰：色榮顙骨熱病也。部骨陷者，謂本部之色隱然陷于骨間者，必不免於病矣。蓋病生於

內者，從內而外，色隱現于骨者，病已成矣。承襲者，謂子襲母氣也。如心部見黃，肝部見赤，脾部見黑，腎部見青，此子之氣色承襲於母部，雖病甚不死。蓋從子以洩其母病也。

此承上文而言五官之色，各出其部，分其何部之骨陷者，必不免於病。其何部之骨不至陷下，而僅有五色相乘襲者，雖病甚亦不至於死也。

相乘襲者雖病甚亦不至於死也。

亦不至於死也。

雷公曰：官五色奈何？黃帝曰：青黑為痛，黃赤為熱，白為寒，是為五官。

清 倪冲之曰：此察五部之色而知外淫之病也。青黑者風寒之色，故為痛；黃赤者火土之色，故為熱；白者清肅之氣，故為寒。是為五色之所司，而為外因之病也。其子瑜曰：上節論五臟之病，色各出其部。此論

天之風寒見于五色，審別外內是為良工。

審 此正言五官之色見於何部，可以知其在中之病也。

雷公曰：病之益甚，與其方衰如何？黃帝曰：外內皆在焉。切其脉口，滑小緊以沉者，病益甚在中；人迎氣大緊

以浮者，其病益甚在外。其脉口浮滑者，病日進；人迎沉而滑者，病日損。其脉口滑而沉者，病日進；在內，其人

迎脉滑盛以浮者，其病日進；在外，脉之浮沉及人迎與寸口氣大小等者，病難已。病之在藏，沉而大者易已；

小為逆，病在府浮而大者，其病易已。人迎盛堅者，傷於寒；氣口盛堅者，傷於食。

切 此切其脉口，人迎以知病之問甚，外內也。夫外因之病，從外而內，自陽而陰，內因之病，從內而外，由陰

而陽，脉口主內，人迎主外，故曰外內皆在。謂候其脉口，人迎而外感，內傷之病，皆可以知其甚衰也。故

切其脉口，滑小緊以沉者，病甚在內也；人迎氣大緊以浮者，病甚在外也。夫浮為陽，沉為陰，其脉口浮滑

者，陽氣在陰，故病主日進；人迎沉而滑者，陰氣出陽，故病日損也。其脉口滑以沉者，病日進；在內也；其人

迎滑以浮者，病日進；在外也。脉之浮沉，謂左右寸關尺三部之脉，與人迎寸口之氣大小浮沉等者，此藏

府之形氣，俱病故為難已。病之在藏，沉而大者，此陰病見陽脉，故為易已。是以小則為逆，病在府浮而大

者，陽病在外，故其病易散也。人迎主外，是以人迎盛堅者，傷於寒；病因於外也。氣口主中，是以

氣口盛堅者，傷於食，病因於內也。人迎氣口主藏，府陰陽之氣，故候其兩脉而外內之病皆在焉。

人迎寸
口在左
右之兩
脉口而
不兼關
尺

此觀之，則脉口浮而帶滑者，病固日進，雖滑而帶沉者，幸得日損。若盛以浮者，必不能損，而為日進。但其病在外

之為病也。義見前篇。人迎必沉而帶滑者，幸得日損。若盛以浮者，必不能損，而為日進。但其病在外

所謂一盛二盛三盛，乃六脉經之為病也。義見前篇。不寧惟是，醫工用指以脉之傷寒論曰：脉之

者，本此。人迎與寸口，其脉氣或大相等者，則外感內傷俱未盡減，其病為難已也。然病在六陰，謂

內外陰
陽錯綜
而言

五藏地
氣之所
生也

諸經中
論脈內
用觀貼
字者俱
宜分看

之在五藏也必沉而大者其病易已蓋沉為在內大則有力也若沉而帶小則病之在藏未已也病在六陽謂之在六府也必浮而大者其病易已蓋浮為在外大為易散也何以知人迎之為外感也惟其脈之內傷也惟其脈亦盛而且堅是必傷於食者所致耳

雷公曰以色言病之間甚奈何黃帝曰其色窳以明沉天者為甚其色上行者病益甚其色下行如雲散

者病方已五色各有藏部有外部有內部也色從外部走內部者其病從外走內其色從內走外者其病從

內走外病生於內者先治其陰後治其陽反者益甚其病生於陽者先治其外後治其內反者益甚

張 永年曰此察其色而知病之間甚外內也窳明主陽沉大主陰陰陽交見故為病甚夫色乃五藏五行之氣從內而出自下而上以見于面其色上行者病氣方殷故為益甚夫地氣升而為雲得天氣降

而散故方病已也藏部藏府之外部也五藏次于中央為內部六府挾其兩側為外部色從外部走內部者外因之病從外走內也其色從內走外者內因之病從內走外也蓋府為陽而主外藏為陰而主內

也故病生于內者先治其陰後治其陽反者益甚其病生于陽者先治其外後治其內反者益甚也

其脈滑大以代而長者病從外來目有所見志有所惡此陽氣之并也可變而已

張 承上文而言氣分之病并於血脈也上文之所謂陰陽外內者病在氣也故脈見于氣口色見于明堂若氣并于血則脈見寸關尺之三部而色見于目矣滑者寒水之象大者暑熱之象代者濕土之象長

者風木之象此外因風寒暑濕之象并于血脈而見此診故曰以代曰而長謂或滑大或代或長皆病從外來非四氣之同并而同見此目也目有所見者色見于目也志有所惡者五藏之神志有所不安也此

陽氣之并也可變而已謂先治其外後治其內使之通變於外而病可已也

張 此言病之間甚內外可即色以知之而有治病之法也上文言以脈知病而此則公欲以色知病故帝言病益甚者其色本粗以明而忽然況大不明者是也又其色上行于面部之上則邪氣有升而無降

病之方為益甚若其色乃降于面部之下如雲散則邪氣有降而無升病之所以方衰也且其色各有五藏之分部有外部有內部其色從外部走內部者病必從外走內其色從內部走外部者病必從外

走外所謂從內走外者即病生于內也內為陰經外為陽經當先治其陰後治其陽若先治其陽而後治其陰則病反甚矣所謂從外走內者即病生于外也外為陽經內為陰經當先治其陽後治其陰若先

治其陰而後治其陽則病反甚矣此二段與素問標本病傳論靈樞病傳篇先治其本同意除腹脹大小不利而言耳既觀其色又觀其脈方為詳審其脈滑而帶大帶代帶長者皆陽脈也乃為病從外來

其外證目有所妄見志有所妄惡此陽氣之并于外也即當先治其陽後治其陰使之變焉而病亦于其陰後治

雷公曰小子聞風者百病之始也厥逆者寒濕之起也別之奈何黃帝曰常候闕中薄澤為風沖濁為痺在地為厥此其常也各以其色言其病

張地者面之下部名地閣也風乃天氣故常候于闕中寒濕者地氣故候在地部風乃陽邪故其色薄澤寒濕者陰邪故其色沖濁此承上啟下之文言風寒濕邪可并于脈中可入于臟府而為卒死之不治故邪風之至疾如風雨而為百病之長故善治者治皮毛其次治肌膚其次治筋脈其次治臟府治臟府者半死半生也是以醫者當明於分部審察外內用陰和陽用陽和陰分使邪入于臟而或不救斯謂之良工而萬舉萬當也○朱永年曰氣并于脈則血脈傳溜大氣入臟不可以致生蓋邪在血脈尚可變而已已入于藏不亦晚乎是故聖人之教人察色辨脈蓋欲其不治已病而治未病不治已亂治未亂也○

飽冲之曰扁鵲望見桓侯之色正欲其治未病也所謂未病者病未傳溜于深隧也

馬此言病有風有厥有痺者候之面部可知其病審之五色可分其藏也公以風為百病之始病乃上部所感厥逆為寒濕之起病乃下部所感何以別之為問帝言欲知風與痺者常候闕中其色薄而潤澤病之感風者也若沖濁而不清則病之為痺者耳至于沖濁之色見于地部▲面部下停▼則厥之為病也蓋厥自足經而上逆者耳此皆其常色可驗者若夫欲知五藏之分病則又以青為肝以赤為心以黃為脾以白為肺以黑為腎各以其色而分五藏之風痺厥也

雷公曰人不病卒死何以知之黃帝曰大氣入於藏府者不病而卒死矣雷公曰病小愈而卒死者何以知之黃帝曰赤色出兩顴大如母指者病雖小愈必卒死黑色出於庭大如母指必不病而卒死

張此承上文而言外因內因之病并于血脈而入藏者皆為卒死也大氣入藏者外淫之邪入于藏府故不病而卒死矣不病者無在外之形證也病小愈而卒死者內因之病藏府相乘也赤色出兩顴黑色出於庭即下文之所謂腎乘心也蓋五行之氣刺則生化淫勝則絕滅矣夫病在氣者其色散而不聚乘於火也卒死者水淫而火滅也蓋五行之氣刺則生化淫勝則絕滅矣夫病在氣者其色散而不聚乘於火中者其色聚而不散如母指者血脈之聚色也腎脈注胸中上絡心赤色出兩顴者腎上乘心而心火之氣外出也黑色出於庭者腎乘心而心先病腎為應而亦隨之外出故色皆如是皆如是者色皆如母

病府之
形見
于面部
者形見
于色也

天道從
左而右
地道從
右而左

指也蓋藏者藏也五色之見于面者五藏之氣見於色也聚色外見者藏真之外洩也○倪冲之曰水上乘心則心先病故曰病曰小愈腎氣上乘則自虛其本位矣復為後應而上出故不病而卒死不病者不為他藏所乘而自脫也○朱永年曰五行之氣有相生有承制制則生化勝制太過則絕滅矣故病之小愈者制則生化也小愈而卒死者勝制太過也舉心腎而五藏皆然○高士宗曰庭者天庭也水通於天上下環轉黑色出于庭乃水歸於天而無旋轉之機矣在人則卒死在天為溫涼

雷公再拜曰善哉其死有期乎黃帝曰察色以知其時雷公曰善乎願卒聞之黃帝曰庭者首面也闕上者咽喉也闕中者肺也下極者心也直下者肝也肝左者胆也下者脾也方上者胃也中央者大腸也挾大腸者腎也當腎者臍也面王以上者小腸也面王以下者膀胱子處也顙者肩也顙後者臂也臂下者手也目內眥上者膺乳也挾繩而上者背也循牙車以下者股也中央者膝也膝以下者脛也當脛以下者足也巨分者股裡也巨屈者膝臑也此五藏六府肢節之部也各有部分有部分用陰和陽用陽和陰當明部分萬舉萬當能別左右是謂大道男女異位故曰陰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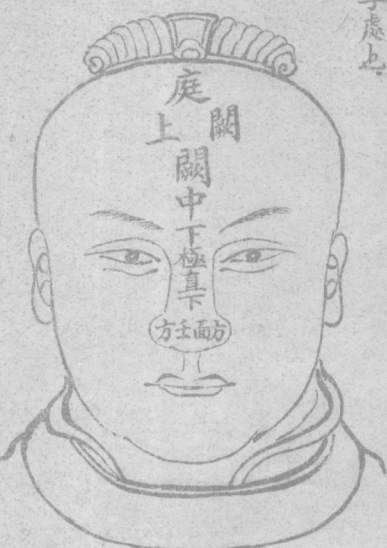
察色以言其時者察五藏五行之色以知所死之時也如赤色出于兩顙者所死之期其日壬癸其時夜半也黑色出于庭而死者其日戊己其時辰戌丑未時也藏府各具五行之色各有其主之部故當明其部分用陰和陽用陽和陰陰陽和調萬舉萬當矣左右者陰陽之道路陽從左陰從右能別左右是謂天地之大道男子之色從左而右女子之色從右而左男女異位故曰陰陽○倪冲之曰男從左女從右氣之順也順則散如男從右女從左氣之逆也逆則聚聚則有陽對絕滅之患此節論內因之色有陰陽左右死生逆順之分

此言五藏六府肢節之各有部分也上文言庭者顙也顙為額中而此以庭為首面者正以顙為最上乃面之首耳上文言闕者兩眉間也而此曰闕上者咽喉也以咽喉之部在眉間之上耳又曰闕中者肺也以闕之中即眉之間正為肺之部耳下極鼻柱也在兩目之間五藏肺為最高而肺下即心故曰下極者心也其心之直下者即鼻柱而下也為肝之部肝之左即為胆則在鼻挾顙之間矣其肝之下為脾

極者心也其心之直下者即鼻柱而下也為肝之部肝之左即為胆則在鼻挾顙之間矣其肝之下為脾

五臟六腑於面部之圖

男子色在於面王為少腹痛下為卵痛其圍直為莖痛若女子當為膀胱子處之病



方者鼻隧也而王者鼻隧之端也鼻隧之上即迎香之上為胃胃之外為大腸乃正額之下大腸之外為腎則大腸為中央而胃與腎所以挾大腸也當腎者臍也面王以上為小腸面王以下為膀胱子處此乃五臟六腑之部也至于肢節亦各有部額者所以應有額之後所以應臂臂之下所以應手又推而上之其目內皆之上所以應膈與乳也又推而下之頰外為繩按繩而上者所以應背循牙車以下所以應股又肢節之部分也故嘗統而論之自額而下關上屬首咽喉之部分也自關中循鼻而下鼻端屬肺肝心脾腎五臟之部分也自目內皆挾鼻而下至承漿屬胆胃大腸小腸膀胱六腑之部分也自額而下頰屬脊臂手之部分也自牙車而斜下頰屬股膝脛足之部分也故第二節曰五臟決于中央六腑挾其兩側首面上于闕庭王宮在下極者此也是以見于面者各有部分惟其有此部分則當知病在陽經陰為之裡所以宜用陰以和陽也病在陰經陽為之表所以宜用陽以和陰也如終始篇瀉胆補肝瀉肝補胆之意明此部分斯為萬舉萬當之妙矣又能分別男女是謂能識陰陽也如下文所謂男子色在於面王者為膀胱子處之病者能分別男女是謂能識

庭者首面也闕上者咽喉也闕中者肺也下極者心也直下者肝也肝左者胆也下者脾也方上者胃也中央者大腸也挾大腸者腎也當腎者臍也面王以上者小腸也面王以下者膀胱子處也



五臟決于中央六腑挾其兩側首面上于闕庭王宮在於下極

大妖同
樽固同
相去聲
見去聲

臟部肢節見於面部之圖

明堂者鼻也。闕者眉間也。庭者額也。蕃者頰側也。蔽者耳門也。其間欲方大去之十步如星者壽。



額者肩也。顙後者臂也。臂下者手也。目內眥上者膺乳也。挾繩而上者背也。循牙車以下者腹中央者膝臍也。膝以下者脛也。當脛以下者足也。巨分者股理也。巨屈者膝臍也。此五臟六腑肢節之部也。



明堂骨高以起平以直明堂潤澤以清
審察澤天謂之良工。沉濁為內浮澤為外。黃赤為風青黑為痛白為寒黃而膏潤為膿赤甚者為血痛甚為擊寒甚為皮不仁五色各見其部察其浮沉以知淺深察其澤天以觀成敗察其散搏以知遠近視色上下以知病處積神於心以知往今故相氣不微不知是非屬意勿去乃知新故色明不寢況天為甚不明不澤其病不甚

此言審察其色以知外因之病也。沉濁為內浮澤為外謂外因之病從外而內察其色之浮沉則知病之外內也。風乃天之陽邪故色見黃赤痛為陰痺故色見青黑色白為寒色黃而膏潤為癰膿赤甚者為留血痛在筋骨故甚則為拘攣寒傷皮膚故甚為皮不仁此外因之邪見于五色而各見其部察其色之浮沉以知病之淺深察其色之澤天以觀人之成敗察其色之散搏以知病之遠近視其色之上下以知病之所在夫色脉者上帝之所貴先師之所傳也上古使儻賢季理色脉而通神明合之四時五行八風六合不離其常是以積神於心然後以知往古來今故相氣不微不知是非屬意勿去乃知新故若色明不寢而反見沉天者其病為甚其色雖不明澤而不沉天者其病不甚蓋外因之病宜從外散而不宜內入也

其色散 駒駒然未有聚其病散而氣痛聚未成也
此承上文而言五色之散者其氣雖痛而聚則未成也駒駒然者色散如駒馬之逸也蓋聚之成否可即色之散聚以為驗故知色散而未有聚則其病尚散所痛者不過氣耳聚安得而成乎

者病之所以為甚也何以知病之不甚也若此則沉天者誠可慮耳
無所搖奪則凡病之為新為故者洞然也且何以知病之為甚其色貴于明若明而不能窺大反見沉天不澤而不至沉天病之所以知病之不甚也若此則沉天者誠可慮耳

腎乘心 心先病腎為應色昏如是
此復申明內因之病有聚散死生之別夫藏病之散而不聚則其色散如駒駒然而病未有聚也若搏聚于藏血脉相乘則見搏聚之色而為卒死之病矣駒駒然者如駒之過隙行而不留者也其色行散故病未有聚也夫氣傷痛其病散於氣分而痛者聚未成于血脉也若藏病不出于氣分如腎乘心則心先病而搏聚之赤色出于兩額大如母指矣腎即為應而黑色出于庭亦大如母指矣此藏邪聚於藏從血脉相乘故色昏如是之聚而不散也金匱要畧云血氣入藏即死入府即愈非為一病百病皆然在外者可治入裡者即死

張 此承上文而言病有先尅之色所以受尅者為必病也上文言下極者心也心之色主赤故大腸者腎也腎之色主黑今下極之色黑乃腎之乘心也故心先受病以腎色來尅為之應耳然不惟心被腎尅者為然凡肝部見肺色脾部見肝色肺部見心色腎部見脾色及六府之相尅者皆如是法以推之耳

男子色在干面王為小腹痛下為卵痛其園直為莖痛高為本下為首 狐疝瘻陰之屬也女子在干面王為

臍臍子處之病散為痛搏為聚方圓左右各如其色形其隨而下至脈為淫有潤如膏狀為暴食不潔

此言部分之色當分男女以知其病也男子之色在干面王 鼻端 當為小腹痛其色見于面王之下當為陰卵痛其色見于面王之下圓而且直當為莖垂痛其色見于面部高者為本以男子屬陽

此即下
文所謂
首空
男子為
孤孤女
子為陰
癢
病形者
有形之
病在于
腸胃之
分
左為左
右為右
形見於
色也男
左女右
者氣見
於色也
散為痛
則其色

在上也下者為首其色從上而下者似物之有首者向下而行故病在於內即如其色當如狐疝潰陰之屬也女子之色在於面王當為膀胱經及姪子處之有病即胞絡宮也其氣色散者為痛而不至成聚若氣色搏聚不散則成聚而不止于痛然其聚之在內者或方或圓或左或右各如其外色之形耳若其色隨而下行至于尾骶則其病之在上者當有淫浸之物素問痿論謂之白淫▽潤澤如膏之狀者在也不然則為暴食間即出不潔之物耳何也其下行之勢內外一致也

左為左右為右其色有邪聚散而不端面色所指者也

張 此言外因之病色見于面部者其病在面部雖神聚非死徵也面王以上者小腸也面王以下者膀胱為本下為所行之首其病乃在下狐疝陰癢之屬也女子色見于面王為膀胱子處之病男女之病散在氣分則為痛搏于血分則為聚夫狐疝陰癢之屬乃有形之證其形之或方或圓或左或右皆如其色形蓋病聚于內則見聚色于外形方則色方形圓則色圓此病形而不病藏雖有聚色非死色也此五臟六腑各有部分有外內能明乎部分知其外內萬舉萬當矣脈者面王之下部也其面王之色隨而下至脈者主有淫濁之證其潤澤如膏狀者為暴食不潔之物蓋府為陽而主外主受納水穀傳導糟粕是以或外受風寒或內傷飲食皆為病府而色見于面部也色見于左則為病在左色見于右則為病在右其所見之色或聚或散皆料而不端其搏聚之面色所謂如指者也夫血脉傳溜大邪入藏則為卒死今府病而為狐疝陰癢之屬因邪搏而為聚病故見其聚色非入藏之死徵也

張 此又言部分之色當分左右以知其邪也凡男女之色見于左者則病必在左見於右者則病必在右其色有邪氣或聚散而不端正一如其面色所指則可以知其病耳

張 此言面色之搏聚而端滿者乃大氣入藏而為卒死矣青黃赤白黑五臟五行之色也別鄉者如小腸之部在面王而面王者乃心之別鄉也膽之部在肝左膽部者肝之別鄉也大如榆莢者血分之聚色即如母指之狀也不日者不終日而卒死也此言五臟之病色見于本部五臟之死色見於別鄉如心受外淫之邪而卒死者其色見于面王心受內因之病而卒死者其色出于顛皆非心藏之本部但在藏者其色端滿而不斜在府者其色斜而不端此藏府死生之有別也

張 高士宗曰藏真藏於內絕則從府而脫于外故色見于面部

張 此又言五色各有別鄉其色粗者其病久也病者異也別鄉者即分部也所謂色者即青黑赤白黃之散為痛則其色非止於一日也

散掉為 聚則其 色聚 此申明 大氣入 藏之色 篇內止 提腎乘 心此言 五藏相 乘各具 五色各 有別辨 亦如心 藏 上單單 論外因 故以高 為本下 為首此 總論外 內二因 故有上 下之別

其色上銳首空上向下銳下向在左右如法

張此承上大以申明端邪之色狀也。銳尖也。空虛也。其色上行者上銳首虛浮而上行。其色下行者下銳首虛浮而下行。蓋病從內而外者其本在下。其首在上。病從外而內者其本在上。其首在下。是以本沉實而首虛浮。此端滿之色狀也。有邪而不端者其本在左。其首向右行。其本在右。其首向左行。皆如上銳首空下銳首空之法。此病在府而搏為聚之聚色也。○宋永年曰：榆莢上下皆銳。但虛浮者其銳形外見。所沉之本不見其銳形也。故曰察其浮沉以知淺深。

馬此又言五色上銳則上向下銳則下向而左右亦然也。色者即上節五色也。銳氣色端尖銳也。首空者即上文顏為度度者首面也。今日首空猶云腦空也。

以五色命藏。青為肝。赤為心。白為肺。黃為脾。黑為腎。肝合筋。心合脉。肺合皮。脾合肉。腎合骨也。

張此總結五藏各具五色。而各有外內之形層也。上文言赤色出于兩鬚。黑色出于兩頰。赤色在面。玉此心合皮。脉肉筋骨視其五色。則知病在內之五藏。在外合之形層。此五藏內合五行。外見五色。若外因風寒暑濕之邪。而見于色者。六氣之應於色也。○倪冲之曰：病五藏於內。則外見五色。邪中外合之皮脉肉筋骨。則內入於五藏。此外內出入之道也。按病傳章曰：血脉傳溜。犬邪入藏。可以致死。死不可以致生。帝曰：大氣入藏。奈何。伯曰：病先發於心。一日而之肺。三日而之肝。蓋血脉傳溜。故先發於心。若邪中皮而內入。則先發於肺矣。夫邪從形層之第而入於內者。先皮毛而肌腠。腰而絡絡。而脉脉而經。經而府藏。此邪在外之皮脉。即中內合之五藏。故曰人不病而卒死。謂不病在外之形層。而即入於藏也。

馬此又言五色屬於五藏。而五藏各有所合。乃為視色之總訣也。蓋青色屬肝。而肝合于筋。故見其色之青者。即可以知其為筋之病也。餘藏倣此。

論勇第五十

馬內論勇怯之至。忍痛不忍痛。故名篇。

黃帝問於少俞曰：有人於此。並行並立。其年之長少等也。衣之厚薄均也。卒然遇烈風暴雨。或病或不病。或皆病或皆不病。其故何也。少俞曰：帝問何急。黃帝曰：願盡聞之。少俞曰：春青風。夏陽風。秋涼風。冬寒風。凡此四時之風者。其所病各不同。形黃帝曰：四時之風。病人如何。少俞曰：薄皮弱肉者。不勝春之虛風。白色

傷寒小
青龍真
武湯證
即此義
也

雜去聲

薄皮弱肉者。不勝夏之虛風。青色薄皮弱肉。不勝秋之虛風。赤色薄皮弱肉。不勝冬之虛風也。黃帝曰：黑色不病乎？少俞曰：黑色而皮厚肉堅，固不傷於四時之風。其皮薄而肉不堅，色不一者，長夏至而有虛風者，病矣。其皮厚而肌肉堅者，長夏至而有虛風，不病矣。其皮厚而肌肉堅者，必重感於寒。外內皆然，乃病。黃帝曰：善。

朱

永年曰：上章論五藏之氣，見於色而分別於明堂。此論五藏之氣，充於形而審其虛實。蓋皮膚肌腠之間，五藏元真之所通會，是以薄皮弱肉則藏真之氣虛矣。五藏之氣虛，則不能勝四時之虛風矣。虛

風者，虛鄉不正之邪風也。黑者，水之色。論腎氣之厚薄也。不傷於四時之風者，謂土旺於四季也。不病長夏之風者，謂土主於長夏也。設有皮厚肉堅而傷於四時之風者，必重感於寒也。夫在地為水，在天為寒，腎為水藏，上應天之寒氣，是以色黑而皮厚肉堅之為病者，必重感於寒。外內皆然，乃病。謂外受天之寒邪，內傷腎藏之水氣。此言人之五藏與天之六氣相合，是以五色之薄弱者，不能勝四時之風氣也。○倪冲之曰：五變章論形之厚薄，堅脆。此章論形中之氣有強弱之不同。

馬

此言人之受邪而有病否者，以其色有不一。皮有厚薄，肉有堅脆也。少俞言四時各有虛邪，賊風在春名為青風，在夏名為陽風，在秋名為涼風，在冬名為寒風。人之色黃皮薄肉弱者，主脾氣不足，不能勝

春之青風而為病。木來尅土也。色白皮薄肉弱者，主肺氣不足，不能勝夏之陽風而為病。火來尅金也。色青皮薄肉弱者，主肝氣不足，不能勝秋之涼風而為病。金來尅木也。色赤皮薄肉弱者，主心氣不足，不能勝冬之寒風而為病。水來尅火也。其所以成病者如此。至于有不病者，正以色黑而皮厚肉堅者，不傷於四時之虛風。若色黑而皮薄肉脆者，則傷於長夏之虛風耳。長夏虛風者，見於六月而與陽風同也。亦土能尅水之義耳。彼黑色而皮厚肉堅者，雖長夏之虛風亦不能傷之也。豈特不傷於四時之風哉？但色黑而皮厚肉堅者，亦有四時而為病，必其既感於風，又重感於寒，既病於內，又感於外，始有所病。不然則未必成病也。其異於他色之易病者遠矣。

黃帝曰：夫人之忍痛與不忍痛者，非勇怯之分也。夫勇士之不忍痛者，見難則前，見痛則止。夫怯士之忍痛者，聞難則恐，遇痛不動。夫勇士之忍痛者，見難不恐，遇痛不動。夫怯士之不忍痛者，見難與痛，目轉面盼，恐不能言，失氣驚，顏色變化，乍死乍生。余見其然也。不知其何由，願聞其故。少俞曰：夫忍痛與不忍痛者，皮膚

之厚薄。肌肉之堅脆。緩急之分也。非勇怯之謂也。

張 倪冲之曰。此言形氣之有別也。夫忍痛與不忍痛者。因形之厚薄。堅脆也。勇怯者。氣之強弱也。上節論因形而定氣。此論形氣之各有分焉。蓋形舍氣。氣歸形。形氣之可分可合而論者也。

註 此言人之忍痛。不忍痛者。以其皮肉有分焉。而非由於勇怯之故也。勇士有忍痛者。見難雖能向前。而見痛則止。彼怯士有能忍痛。其見難雖恐。而遇痛則不動也。勇士有忍痛者。見難固不恐。而過痛亦不動。彼怯士之不忍痛者。不分見難與痛。目轉而盼。恐懼不敢出一言。退然失氣。恍然而驚。顏色卒變。甚至乍死乍生也。殊不知忍痛者。正以皮厚肉堅且緩也。不忍痛者。正以皮薄肉脆且急也。豈關于勇怯之哉。故

故

黃帝曰。願聞勇怯之所由然。少俞曰。勇士者。目深以固。長衝直揚。三焦理橫。其心端直。其肝大以堅。其胆滿以倭。怒則氣盛而胸張。肝舉而胆橫。背裂而目揚。毛起而面蒼。此勇士之由然者也。黃帝曰。願聞怯士之所由然。少俞曰。怯士者。目大而不滅。陰陽相失。其焦理縱。鶩肝短而小。肝系緩。其胆不滿而縱。腸胃挺。膈下空。雖方大怒。氣不能滿其胸。肝肺雖舉。氣復復下。故不能久怒。此怯士之所由然者也。

張 朱永年曰。此言勇怯者。本於心之端小。氣之盛衰。肝胆之強弱也。目深以固。長衝直揚。肝氣強也。理者。肌肉之文理。乃三焦通會之處。三焦理橫。少陽之氣壯而胆橫也。其心端直。自反而縮也。肝大以堅。藏

體之堅大也。胆滿以倭。胆之精汁充滿於四旁。此肝胆之形質壯盛也。氣盛而胸張。氣之盛大也。肝舉。胆橫。背裂。毛起。肝膽之氣強也。夫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肝者。將軍之官。謀慮出焉。胆者。中正之官。決斷

出焉。是以心直。氣壯。肝舉。胆橫。此勇士之所由然者也。目大不滅者。目雖大而不深固也。陰陽相失者。血氣不和也。焦理縱者。三焦之理路縱弛也。鶩肝短而小者。心小而下也。肝系緩。胆不滿。腸胃挺。膈下空。肝

胆之體質薄也。夫肺主氣。氣不能滿其胸。故雖方大怒。肝肺雖舉。氣復復下。此怯士之所由然者也。

註 此論勇怯之士。所以有不同也。夫所謂勇士者。兩目至深。且下轉睛。逃避而甚。固有長衝直揚之勢。內之三焦。故理橫生心。則端正也。直肝則甚大。而堅胆則汁滿而橫。下怯士不滿。而縱則此曰滿。而傍者。義當為滿而橫也。及其怒也。氣盛而胸張。肝舉而胆橫。背裂而目揚。毛起而面蒼。此皆勇士之所以然也。夫所謂怯士者。外目雖大。而不深。開閉相失。轉睛不帶也。內之三焦。故理則縱。鶩肝之骨。乃短而小。而不堅。雖方大怒。氣不能滿其胸中。肝葉雖舉。氣復復下。所以不能久怒。此乃怯士之所以然也。

肝性急
不足則
緩矣
胸中膈
中也為
氣之海

黃帝曰。怯士之得酒。怒不避勇士者。何藏使然。少俞曰。酒者水穀之精。熟穀之液也。其氣慄悍。其入於胃中。

則胃脹氣上逆。滿於胸中。肝浮胆橫。當是之時。固比於勇士。氣衰則悔。與勇士同類。不知避之。名曰酒悖也。

張朱氏曰。此復申明人之勇怯。本于氣之弱強。氣之壯盛。由胃府水穀之所生也。酒者水穀之精。熟穀之液也。其氣慄悍。故能助氣之充滿。而使肝胆浮橫。然酒散則氣衰。氣衰則悔矣。故善養乎氣者。飲食有節。起居有常。則形氣充足矣。暴喜傷陽。暴怒傷陰。和其喜怒。則陰陽不相失矣。形氣壯盛。雖遇烈風暴雨。無由入其腠理。而況四時之虛風乎。倪氏曰。氣之敢勇。本于心之端直。肝之大堅。胆之汁滿。是氣生于形也。氣滿胸中。而使肝浮胆橫。是形本乎氣也。形不離乎氣。氣不離乎形。此天之生命。所以立形定氣。以觀人之壽夭者也。○高士采曰。怯士之得酒。與勇士同類。即雖方大怒。肝肺舉而氣衰。復下相同。蓋因酒因怒。以壯其氣。酒散氣衰。則復怯矣。

故無暴其氣。此善養乎大勇者也。

馬此言怯士得酒而不避勇士之故也。蓋酒為水穀之精。熟穀之液。此語又見營衛生會篇。其氣則慄悍。故入於胃中。則胃脹氣逆。胸滿肝浮。胆橫。斯時方將自比於勇士。而不知避之。至于酒氣既衰。則而悖逆者耳。

此之謂因酒而悖逆者耳。

背膪第五十一

論五藏之膪。在背故名膪。

黃帝問於岐伯曰。願聞五藏之膪。出於背者。岐伯曰。背中大膪。在杼骨之端。肺膪在三焦之間。心膪在五焦之間。膪膪在七焦之間。肝膪在九焦之間。脾膪在十一焦之間。腎膪在十四焦之間。皆挾脊相去三寸所。則欲得而驗之。按其處。應在中而痛解。乃其膪也。灸之則可。刺之則不可。氣盛則瀉之。虛則補之。以火補者。毋

吹其火。須自滅也。以火瀉者。疾吹其火。傳其艾。須其火滅也。

張復冲之曰。五藏六府之俞。皆在于背。帝止問五藏之俞者。藏府雌雄相合。論地之五行也。焦。椎也在脊。背骨節之交。督脉之所循也。大杼在第一椎端。兩傍肺俞在三椎之間。心俞在五椎之間。膪俞在七

椎之間。肝俞在九椎之間。脾俞在十一椎之間。腎俞在十四椎之間。皆挾脊相去三寸所。左右各間中行一寸五分也。按其俞。應在中而痛解者。太陽與督脉之相通也。是以問五藏之俞。而先言大杼者。乃項後

同。俞輸通。同。無。俞。輸。通。同。無。

同。俞。輸。通。同。無。

同。俞。輸。通。同。無。

同。俞。輸。通。同。無。

同。俞。輸。通。同。無。

督脉應
天道之
環轉一
周水隨
天氣而
運行

大骨之端督脉循於脊骨之第一椎也。問五藏而言，上焦之骨胸者，五藏之氣皆從內膈而出，故曰上焦之旁中有心焉。中膈者，皆為傷中，其病雖愈，不過一歲必死。夫五藏之俞皆附於足太陽之經者，膀胱為水府，地之五行本于天一之水也。按太陽之經而應于督脉者，太陽寒水之氣，督脉總督一身之陽，陰陽水火之氣交也。又之則一者，能故藏陰之氣也。刺之則不可者，中心者環死，中脾者五日死，中腎者七日死。中肺者五日死，蓋逆刺其五藏之氣，皆為傷中，非謂中于藏形也。以火補之者，以火濟水也。以火瀉之者，艾名水臺，能於水中取火，故發陰藏之氣，故疾吹其火，即傳上其艾，以導引其外出也。朱氏曰：太陽之上，寒水主之，是以標陽而本寒。東水、火、陰陽之氣者，也。督脉環遠於周身之前後從陰而上行者，循陰器別遠，督上股內後廉貫脊，屬腎從陽而下行者，與太陽起于目內眥，上額交巔入絡，騰遠出別下項，挾脊抵腰中，下循脊絡，腎是督脉環繞於前後上下而屬絡于兩腎者也。天一生水，地二生火，此太極始分之陰陽，人秉先天之水火，化生五行，以成此形，是以五藏之俞本於太陽而皆應於督脉也。

衛氣第五十二

論內所論不止衛氣，止有其浮氣之不循經者，為衛氣一句，今以各篇者，揭衛氣之為要耳。

黃帝曰：五藏者，所以藏精神魂魄者也。六府者，所以受水穀而化行物者也。其氣內於五藏，而外絡支節，其浮氣之不循經者，為衛氣。其精氣之行於經者，為榮氣。陰陽相隨，外內相貫，如環之無端，亭亭瀉瀉乎。孰能窮之。然其分別陰陽，皆有標本虛實，所離之處，能別陰陽十二經者，知病之所生，候虛實之所在者，能得病之高下，知六府之氣街者，能知解結契紹於門戶，能知虛實之堅軟者，知補瀉之所在，能知六經標本者，可以無惑於天下。

人之經脈如長江大海人之經脈如水之流至稍至而盡絕

A31495

張此章論榮行脈中衛行脈外然經脈皮膚之血氣外內出入陰陽相貫環轉之無端也其氣者謂水穀所生之榮衛內榮於五臟以養精神魂魄外絡于支節以濡筋骨關節此言藏府陰陽十二經脈之外

內也其浮氣之不循經者為衛氣其精氣之行于經者為榮氣謂榮行脈中衛行脈外各走其道交相逆順而行者也陰陽相隨外內相貫謂脈內之血氣行於脈外脈外之血氣貫於脈中陰陽相隨外內出入

如珠無端莫知其紀也合天地之序毒乃陰陽之化高亭亭高孰能窮之然其分別陰陽皆有標本虛實氣離之處蓋以經脈所起之處為本所出之處為標虛實者謂血氣出于氣街離經脈而榮于為腰則

經脈虛而皮膚實矣高下者謂本在下而標出於上也氣街者氣之徑路絡絕則經通乃經脈之血氣從此離絕而出于脈外者也契合也經繼也門戶者血氣所出之門戶也六府之氣街則知血氣之結于脈

內者解而通之脈內之血氣與脈外之氣血相合相繼而行則知出于氣街之門戶矣脈內之血氣從氣街而出于脈外脈外之氣血從井榮而溜於脈中出于氣街則經脈虛軟而皮膚石堅溜於脈中則經脈

石堅而皮膚虛軟故能知虛實則知補瀉之所在矣皮膚之氣血猶海之布雲氣於天下經脈之血氣合經水之流貫於地中故能知六經之標本可以無惑於天下篇名衛氣者謂脈內之榮氣出于氣街與衛

氣相將晝行陽而夜行於陰也夫榮衛者水穀之精氣榮行脈中衛行脈外乃無形之氣也水穀之津液化而為血以奉生身命曰榮氣乃有形之血行于經隧皮膚者皆謂之榮氣夫克膚熱肉之血有從衛脈

而散於皮膚者有從大絡而出于脈外者有隨三焦出氣之津液化而為赤者皆謂之榮氣蓋以血為榮血之氣為榮氣也此章論行于脈中之榮氣出于氣街與衛氣相將而行故篇名衛氣曰陰陽相隨外內

相貫血氣之生始出入陰陽離合頭緒紛紜學者當於全經內細心窮究庶可以無惑矣

論此言榮衛藏府標本之難窮而能窮之者可以盡病法而高天下也人有五藏精神魂魄賴之以藏人有六府水穀等物賴之以化六府為表其氣內連於五臟而外則絡于支節人有三焦榮氣積于上焦

榮氣出于中焦衛氣出于下焦下焦之氣升于中焦以達於上焦而生此衛氣衛氣陽性慄悍行於皮膚分肉之間乃浮而外者也故曰其浮氣之不循經者為衛氣營衛生會篇云衛在肺外中焦之氣

降于下焦而生此榮氣榮氣陰性精專隨宗氣以行於經隧之中故曰其精氣之行于經者為榮氣榮在脈中衛氣晝行於陽經夜行於陰經榮氣由肺經以行於十二經陰陽相隨外內相貫如珠無端運

行不息亭亭乎何其理之高且虛也淳淳乎何其理之渾且微也孰能窮之然所以分別陰陽諸經者皆有標本虛實之處故能分別手足之十二經者必能知病之所生在何經也能候諸經虛實之所在必能

知病之為高為下也能知六府之氣往來有街氣有往來之街見下文手足陽明胃經之氣街刺法補瀉之所在也凡此者皆以其能知手足六經之標本故耳真能洞

察乎此而非天下之所能惑矣前禁服篇云可以為天下師者即此也

岐伯曰博哉聖帝之論臣請盡意悉言之足太陽之本在跟以上五寸中標在兩絡命門命門者目也足少

陽之本在竅陰之間。標在窗籠之前。窗籠者耳也。足少陰之本在內踝下上三寸中。標在背膂與舌下兩脉也。足厥陰之本。在行間上五寸所。標在背膂也。足陽明之本。在厲兌。標在人迎頰挾頰頰也。足太陰之本。在

中封前上四寸之中。標在背膂與舌本也。

張此分別十二經脉之本。出于手足之腕踝。其標在于胸腹頭氣之街。標者猶樹之稍。秒秒絕而出于絡外之徑路也。本者猶木之根幹。經脉之血氣從此而出也。足太陽之本在跟以上五寸中。其標在于兩

目而出于頭氣之街。夫氣在頭者止之於腦。兩目之脉入于腦而絕於內也。足太陽之本在足竅陰之間。其標在耳窗籠之前而出于頭氣之街。足少陰之本在內踝下上三寸中。其標在于背膂與舌下之兩脉

而出于胸氣之街。蓋氣在胸者止之膺與背膂。謂絡脉之循於胸氣或絕於膺胸之間。或行至背膂而始絕也。根絡篇曰。少陰結于廉泉。舌下兩脉。廉泉五英也。蓋少陰主先天之精氣。反受藏水穀之精。故從本

經之絡脉而出于胸氣之街。復從任脉而上出于廉泉。從衝脉而下出于脛氣之街。少陰為水藏而當於精血者也。足厥陰之本在行間上五寸所。標在背膂而出於胸氣之街。足陽明之本在足之厲兌。標在人

迎頰挾頰頰而出于頭氣之街。頰頰者鼻之上竅。以收洞涕者也。足太陰之本在中封前上四寸之中。標在背膂與舌本而出于胸氣之街。蓋三陽之經上循于頭。是以絡脉亦上出于頭而始絕。三陰之脉止於

膺胸之間。故絡脉亦至膺與背膂而止。按此章與根結篇大義相同。而各有各別。根結篇論三陰三陽之開闔。樞者三陰三陽之氣也。入于脉中為闔。出于膚表為開。出入于皮膚經絡之外。內為樞。此論氣而及

於脉絡也。此章論血氣出入于十二經脉之中。以合三陰三陽之氣。故曰太陽少陽陽明太陰少陰厥陰。而不言藏府之經脉。此論絡脉而及於氣也。蓋血氣之行於膚表者。應六氣之司。天在泉運行于地之外

膚表之氣。血溜注于脉中。應天泉之復通貫於地內。五運行篇之所謂燥勝則地乾。暑勝則地熱。風勝則地動。濕勝則地泥。寒勝則地裂。火勝則地固也。十二經脉應經水之流行于地中。經脉之血氣從絡脉而

出于膚表。猶經水之從支流而注於海。海之雲氣復上通於天。是以論陰陽六氣不離乎經脉。論十二經脉不離乎陰陽人與天地參也。

張此先言足六經之標本也。足太陽膀胱經之本在于足外跟以上五寸中。即附陽穴。附陽本在外踝上三寸。今日跟在五寸則踝下至跟有二寸。而踝上又三寸。則當是附陽穴也。其標在于兩絡命門

命門者目也。即睛明穴。睛明左右有二。故曰兩絡。按本經根結篇言太陽根於至陰。結于命門。命門者目也。足少陽胆經之本在竅陰之間。足第四指端上三寸中。即交信穴。其標在于背膂與舌下

兩脉。據根結篇當是廉泉穴也。足少陰腎經之本在內踝下上三寸中。即交信穴。其標在于背膂與舌下兩脉。據根結篇當是廉泉穴也。足少陰腎經之本在內踝下上三寸中。即交信穴。其標在于背膂與舌下

兩脉。據根結篇當是廉泉穴也。足少陰腎經之本在內踝下上三寸中。即交信穴。其標在于背膂與舌下兩脉。據根結篇當是廉泉穴也。足少陰腎經之本在內踝下上三寸中。即交信穴。其標在于背膂與舌下

兩脉。據根結篇當是廉泉穴也。足少陰腎經之本在內踝下上三寸中。即交信穴。其標在于背膂與舌下兩脉。據根結篇當是廉泉穴也。足少陰腎經之本在內踝下上三寸中。即交信穴。其標在于背膂與舌下

封前上四寸之中疑是三陰交穴標在背之脾俞與舌
本廉泉穴也▲根結篇云太陰根於隱白結於太倉▼

手太陽之本在外踝之後標在命門之一寸也手少陽之本在小指次指之間上二寸標在且後上角下

外背也手陽明之本在肘骨中上至別陽標在頰下合鉗上也手太陰之本在寸口之中標在腋內動也手

少陰之本在銳骨之端標在背膈也手心主之本在掌後兩筋之間二寸中標在腋下一寸也

標 手太陽之本在外踝之後標在命門之一寸而出于頭氣之街手少陽之本在小指次指之間上二寸標在耳後上角下外背而出于頭氣之街手陽明之本在肘骨二至別陽標在頰下合鉗上而出于

頭氣之街鉗上者耳上也手太陰之本在寸口之中標在腋內之動處而出于胸氣之街手少陰之本在

銳骨之端標在背俞而出于胸氣之街手心主之本在掌後兩筋之間二寸中標在腋下一寸而出于胸

氣之街接十二經脈之終始出于并溜于榮注于俞行于經入于合而內屬于藏府此藏府之十二經脈

也十二絡脈之本標乃經脈之支別故曰此氣之大絡也絡絕則徑通蓋血氣從絡脈之起處為本盡處

為標而出于氣街也然支絡乃經脈之分派故曰足太陽之本在跟以上五寸中足少陰之本在內踝下

三寸中蓋以支本所分之處為本而不在于經俞之穴會也至于標在頭氣之街者止之于腦如太陽

之在目內少陽之在耳中陽明之在頰頰乃三陽之絡脈絕于頭腦之中亦非頭面之穴會也經脈之內

屬藏府外絡形身應神機之出入血氣之從絡脈出于氣街運行于膚表應精氣之降升出入廢則神機

化滅升降息則氣立孤危故曰亭亭清濁孰能窮之

標 此言手六經之標本也手太陽小腸經之本在手外踝之後▲疑養老穴▼標在命門之一寸▲疑

是督脈經命門上即三椎懸樞▼手少陽大腸經之本在手小指之四指間上二寸▲當是曲池穴▼上至別陽標在

頰下合于鉗上▲疑是胃經頭維穴▼手太陰肺經之本在寸口之中即太淵穴標在腋內動脈即中府

穴 手少陰心經之本在腕後兩筋之間即神門穴標在背之心俞穴 手心主即

手厥陰心包絡經之本在掌後兩筋之間即關穴標在腋下一寸即天地穴

凡候此者下虛則厥下盛則熱上虛則眩上盛則熱痛故石者絕而止之虛者引而起之

標 虛實者謂十二絡脈之血氣有虛而有實也下虛下盛者虛實之在本也以下虛則厥下盛則熱上

虛上盛者虛實之在標也是以上虛則眩上盛則熱痛故石者絕而止之謂絕之于下而止之盛于上

也虛者引而起之謂引之于上而起之出于下也此候手足之十二絡脈上出于頭氣胸氣之街者也朱

氏曰絕者絕其經脈之血氣溢於絡脈之中起者起其經脈之血氣而引出于氣街也此蓋以申明血脈

絕盡也 血氣從 絡脈之 盡

石當作 寔 血氣從 經脈出 而上出

與者謂陽明少陰之血氣出于頭氣胸氣之街而復與于腹氣之街

之貫通非補瀉之謂也

此言治前各經標本之法也凡候手足諸經者在下為本本虛則厥或則熱在上為標標虛則眩或則熱而且痛故盛者寔也當瀉之所謂絕其邪氣而止之者是也虛者當補之所謂引其正氣而起之者

請言氣街胸氣有街腹氣有街頭氣有街脛氣有街故氣在頭者止之於腦氣在胸者止之膺與背俞氣在

腹者止之背俞與衝脉於臍左右之動脉者氣在脛者止之於氣街與承山踝上以下取此者用毫鍼必先

按而在久應于手乃刺而予之所治者頭眩眩伏腹痛中滿暴脹及有新積痛可移者易已也積不痛難已也

街路也氣街者氣之經路絡絕則經通乃絡脉之盡絕處血氣從此通出于皮膚者也止盡也止之於

腦者言頭氣之街絡脉盡于腦也止之膺與背俞者謂胸氣之街絡脉有盡于膺胸之間者有從胸上

循脊背而始絕者脉內之血氣或從膺腋之絡脉盡處而出于皮膚或從背俞之絡脉盡處而出于皮膚

也夫十二經脉止出于頭氣之街胸氣之街者血氣從下而上出于標也經云衝脉者經脉之海也主滲

灌谿谷與陽明合于宗筋陰陽總宗筋之會會于氣街而陽明為之長皆属于帶脉而絡于督脉是陽明

之血氣又從衝脉而出于腹氣之街故與衝脉會于臍之左右動脉也本經動脉篇曰衝脉與少陰之大

絡起於腎下出于氣街循陰股內廉邪入膕中膕中乃足太陽之部分故與足太陽之承山交會于踝上

以下此足少陰又同衝脉而出于脛氣之街也毫針微細之針取氣之出于皮毛者也按之在久者候氣

之至也夫少陰陽明為血氣之生始少陰之血氣逆少陰之街則不能上行而為頭痛眩仆陽明之血

氣逆于腹氣之街則不能布散而為腹痛中滿此因少陰陽明之氣厥逆故用毫針久按以候氣故所治者頭痛眩仆中滿也及有新積痛可移者積在氣分故為易已積不痛者積在血分故難已也此蓋假積以申明經絡之榮血出于氣街與衝氣偕行環轉無端或有因于氣逆或有因于血逆也陽明為血氣所生之府少陰乃先天精氣之藏故復從衝脉出于腹氣之街脛氣之街而充布于皮膚肌腠是以動脈篇論足少陰陽明獨動不休者乃血氣之盛也

此言氣街有街其止有所而有所刺之法及所治之病也首節帝言知六府之氣街者能知解結契結于門穴故以四街言之本經動脈篇有四街即此是也街者路也凡氣之行于頭者止之于腦氣之行于胸者止之膺與背俞胸之兩旁為膺背俞係膀胱經凡五臟六府皆有俞氣之行于腹者止之背俞蓋五臟六府在于腹中而其俞穴則在于背也又在前面足陽明胃經衝脉穴及臍左右之動脉

珠轉無
端
帶脈橫
束于腹
背脈從
少腹直
上者貫
膈中央

曰暴曰
新非久
積也謂
血氣之
情行而
各有所
阻也氣
逆皆能
為頭痛
眩什腹
痛中滿
玉師曰
積者邪
由于腹
內也
燭莖同

厥論曰
氣青於
中

即足陽明胃經之天樞穴也氣之行于足脛者止之于氣街此即足陽明胃經之街脈穴一穴而二名者也及足太陽膀胱經之承山穴▲在腓下一寸半▼及外踝上下諸穴然凡取此四街宜用以九針論第上之毫針必先按其處而為時既久其氣應手乃以針刺之其所治者在頭則主頭痛眩什在腹則主腹痛中滿暴脹及有新積但積痛而可以移之者其病易已若有積而不痛則雖治之亦難已也

論痛篇五十三

內有針石火燭之痛耐
與不耐等義故名篇

黃帝問於少俞曰筋骨之強弱肌肉之堅脆皮膚之厚薄腠理之疏密各不同其于鍼石火燭之痛如何腸胃之厚薄堅脆亦不等其于毒藥何如願盡聞之少俞曰人之骨強筋弱肉緩皮膚厚者耐痛其于鍼石之痛火燭亦然黃帝曰其耐火燭者何以知之少俞答曰加以黑色而美骨者耐火燭黃帝曰其不耐鍼石之痛者何以知之少俞曰堅肉薄皮者不耐鍼石之痛于火燭亦然

張此承上文復申明人之皮肉筋骨皆藉少陽陽明之所資生而資養之也少陰秉先天之精氣陽明化水穀之精微是以筋骨之強弱肌肉之堅脆皮膚之厚薄腠理之疏密皆秉氣于少陰陽明者也黑色而美骨者少陰之血氣盛也肉緩皮膚厚者陽明之血氣盛也莫子曰腎為水藏故少陰之氣盛者能耐火燭陽明秉秋金之氣故氣弱則不能耐針石火燭矣
馬此言人于鍼石火燭有耐痛與不耐痛之異也▲毒藥之勝與不勝分見末節▼針石者古人以石為針也火燭者艾火也人之骨強筋弱肉緩皮膚厚者必耐于痛凡鍼石火燭皆然也然耐火燭者又加以黑色而其骨美且人之肉堅皮薄者不耐于痛凡針石火燭皆然也

黃帝曰人之病或同時而傷或易已或難已其故何如少俞曰同時而傷其身多熱者易已多寒者難已

張此分論少陰之氣少陰者至陰也而為生氣之原故其身多熱者少陰之生氣盛也多寒者少陰之生氣虛也人之形氣生于後天之水穀始於先天之陰陽形氣盛則邪散形氣虛則邪留是以病之難易已者由少陰生氣之盛衰也朱氏曰少陰先天之精氣藉後天水穀以資培兩火中合故曰陽明陽明東燥熱之氣者也其身多熱者少陰之氣盛也少陰之氣盛受陽明之所資也此節論少陰受陽明之氣以資培下節論陽明受少陰之氣以合化

靈夏區... 卷六

論此言人有同病而有易已難已之分也蓋多熱則邪猶在表故易已多寒則邪入於裡故難已耳

黃帝曰人之勝毒何以知之少俞曰胃厚色黑大骨及肥者皆勝毒故其瘦而薄胃者皆不勝毒也

張此復論少陰與陽明之相合也陽明居中土主受納水穀藉少陰之氣上升戊癸相合化大土土之氣而後能蒸沁水穀之精微是以胃厚色黑大骨及肥者少陰陽明之氣並盛故皆能勝毒倪氏曰中下

二焦互相資生然後筋骨堅強肌肉豐厚此註與素問厥論合看

論此承上文而言人于毒藥有勝與不勝之異也

天年第五十四

論內以百歲為論故名篇

黃帝問於岐伯曰願聞人之始生何氣築為基何立而為楯何失而死何得而生岐伯曰以母為基以父為

楯失神者死得神者生也 **論**素問投精變氣論云得神者昌失神者亡也

張魄冲之曰此篇論人之生死壽夭皆本于少陰陽明也夫陽為父陰為母基始也言人本于少陰而始生也楯者于盾之屬所以行禦四旁謂得陽明之氣而能充實于四體也兩精相搏謂之神兩精者一

生于先天之精一生于水穀之精相搏者神聚而合一也謂得先後天之精氣充足然後形與神俱度百歲乃去

論此言人之始終皆有所以然之故也方其始生賴母以為之基坤道成物也賴父以為之楯陽氣以為捍衛也故失父母之神氣則死若守神氣則生矣

黃帝曰何者為神岐伯曰血氣已和榮衛已通五藏已成神氣舍心魂魄畢具乃成為人

張朱永年曰此言有生之初得先天之精氣生此榮衛氣血五藏神志而後乃成人

論此承上文而言人之所以得神則生也人有血氣皆已融和人有榮衛皆已通利心之志為神皆舍於心肝之神為魂肺之神為魄皆已畢具此則人之所以為人而得此者則生也

黃帝曰人之壽夭各不同或天壽或卒死或病久願聞其道岐伯曰五藏堅固血脉和調肌肉解利皮膚緻

隊隨同
使去聲

經脈之
血氣本
於足皮
膚之血
氣處於
手
莫子以
身半以
上手陽
明主之
身半以
下足陽
明主之

密榮衛之行。不失其常。呼吸微徐。氣度以行。六府化穀。津液布揚。各如其常。故能長久。

張朱氏曰此言己生之後藉水穀之精氣資
生榮衛津液資養藏府形身而後能長久

張此言人有壽天生死之殊當觀其
壽者而可以推天者之反是也

黃帝曰人之壽百歲而死。何以知之。岐伯曰使道隊以長。基牆高以方。通調榮衛。三部三里起。骨高肉滿。百

歲乃得終。

張此總論人秉先後天之精氣充足榮衛通調骨肉豐滿可長享其天年使道者血脈之道路本輸篇之
所謂間使之道蓋心包絡之主血脈也隊行列也長者環轉之無端也此言血氣充足循序而流通也

土基高以方者肌肉厚而充于四體也脈道流長肌肉高厚則榮衛通調矣三部者形身之上中下三里
者手足陽明之脈皆起發而平等也骨高者少陰之氣足也肉滿者陽明之氣盛也如此者壽之徵也倪

氏曰心包絡主脈包絡三焦乃腎藏所生之氣出歸於心下為有形之藏府而
主血脈此先天之精氣也基牆者土基厚而四壁堅固此後天水穀之精氣也

張此言人之百歲而終者之由也使道者水溝也▲俗云人中▼其隊道以長面之地部為基耳為蔽為
牆乃高以方榮衛之氣皆已通調而面之三里即三部也▲俗云三停▼皆已聳起其骨高其肉滿所
以百歲乃得終也

得終也

黃帝曰其氣之盛衰。以至其死。可得聞乎。岐伯曰人生十歲五藏始定。血氣已通。其氣在下。故好走。二十歲

血氣始盛。肌肉方長。故好趨。三十歲五藏大定。肌肉堅固。血脈盛滿。故好步。四十歲五藏六府。十二經脈皆

大盛。以平定。腠理始疏。榮華頽落。髮頗頽白。平盛不搖。故好坐。五十歲肝氣始衰。肝葉始薄。胆汁始減。目始

不明。六十歲心氣始衰。善憂悲。血氣懈惰。故好卧。七十歲脾氣虛。皮膚枯。八十歲肺氣衰。魂離。故言善誤。九

十歲腎氣佳。四藏經脈空虛。百歲五藏皆虛。神氣皆去。形骸獨居而終矣。

張此言人之生長從陰而生。自上而下。故曰其氣在下。好走好趨好步者春夏生動之氣也。人之衰老從
上而下。自陽而陰。故肝始衰而心。心而脾。脾而肺。肺而腎。好坐好卧者秋冬收藏之氣也。肌肉堅固血

方盛衰
論曰老
從上少
從下

數音明
中去聲

脉感滿少陰陽明之氣盛也。腰理空疏，髮頗頽白，陽明少陰之氣衰也。朱氏曰：人之生長，先本于腎。藏之精氣，從水而生。水金土先天之五行也。人之衰老，從肝木以及於火土金水後天之五行也。

張此言人之十歲至三十以漸而盛，四十至百歲以漸而衰也。其氣在下，氣盛於足之六經也。趨者較走更疾矣。步者較趨更緩矣。坐者較步似倦矣。至五十歲以後，則肝生心，心生脾，脾生肺，肺生腎者，每十歲而日衰。故五十歲肝胆衰，六十歲心氣衰，七十歲脾氣衰，八十歲肺氣衰，九十歲腎氣衰。百歲五臟俱衰，善憂悲者，以心主于憂也。好卧者，衛氣不精也。魄離故以肺藏魄者，失其故處也。言善設肺生言也。腎氣焦者，水竭則焦也。

黃帝曰：其不能終壽而死者，何如？岐伯曰：其五藏皆不堅，使道不長，空外以張，喘息暴疾。又卑基墻薄，脉少血，其肉不石，數中風寒，血氣虛，脉不通，真邪相攻，亂而相引，故中壽而盡也。

張此言人秉先天之氣虛薄，而後天猶可資培，更能無犯賊風虛邪，亦可延年益壽。若秉氣虛弱，而又不避之，有時矣。致使真邪相攻，亂而相引，故中壽而盡也。○使冲之曰：先天者腎藏之精氣也。然有生之後，惟藉後天以資培水穀入口，其味有五津液，各走其道。酸先入肝，苦先入心，甘先入脾，辛先入肺，鹹先入腎。五藏主藏水穀之精者也。腎為水藏，受五藏之精而藏之，是以先天之精氣不足，得後天以資養，亦可以其享其永年。故曰六府化穀津液，布揚答如其常，故能長久。

張此言人之中毒而盡者，以內虛而外盛也。五藏皆脆，較之五藏堅固者異也。水滿不長，較之使道深以長者異也。其鼻孔向外而張，鼻為肺竅，肺氣泄矣。▲師傳篇云：鼻孔在外，膀胱漏泄。▼又肺主氣，今肺氣不足，故喘息而為暴疾也。基墻甚卑，較之基墻高以方者異也。脉薄血少，而肉脆較之骨高肉滿者異也。數中風寒者，以其血氣虛，脉道不通，所以真邪相攻而相引也。真為正氣，邪為邪氣也。

逆順第五十五

張內論氣有逆順用鍼者當順治不可逆治故名篇

黃帝問於伯高曰：余聞氣有逆順，脉有盛衰，刺有大小，可得聞乎？伯高曰：氣之逆順者，所以應天地陰陽四時五行也。脉之盛衰者，所以候血氣之虛實。有餘不足也。刺之大小者，必明知病之可刺，與其未可刺，與其

時五行也。脉之盛衰者，所以候血氣之虛實。有餘不足也。刺之大小者，必明知病之可刺，與其未可刺，與其

已不可刺也

出則內
虛外實

入則內
有餘外
不足也

大氣已
過刺之

則直氣
脫

逆叶彭

始入於
脉則相
逆真亦
已台則
滿波不
起順脉

註余伯榮曰此論病氣亦隨血氣出入于皮膚經脉之外內而刺之有法也氣有逆順者謂經脉外內之氣交相逆順而行所以應天地陰陽四時五行之升降出入脈有盛衰者謂經脉外內之血氣有出入是以有虛有實有有餘有不足也刺之大約者必明知病之方來之可刺也與其方盛之未可刺也與其已過之不可刺之也

註此言氣有逆順脉有盛衰刺有大約也與其已不可刺也言病既已而不必刺也

黃帝曰候之奈何伯高曰兵法曰無迎逢逢之氣無擊堂堂之陣刺法曰無刺熇熇之熱無刺漉漉之汗無

刺渾渾之脉無刺病與脉相逆者黃帝曰候其可刺奈何伯高曰上工刺其未病者也其次刺其未盛者也

其次刺其已夏者也下工刺其方襲者也與其形之盛者也與其病之與脉相逆者也故曰方其盛也勿敢

毀傷刺其已夏事必大昌故曰上工治未病不治已病此之謂也按史記軒轅之時神農時世哀諸侯相

龍魚河圖云蚩尤兄弟八十一人獸身人語銅鐵頭食沙威振天下黃帝以仁不能禁止乃仰天而嘆天遣玄女下授黃帝兵符山海經云黃帝令應龍攻蚩尤請風伯雨師以從大風雨黃帝乃下天女曰魃以止雨

逆殺蚩尤二書似渺然殺蚩尤則真宜此時亦有兵法刺法曰三句及下方其盛也四句又見素問

飛論上工治未病二句又見素問四氣調神論逢滿蒙切煇音靠詩板篇多將煇煇朱註云熾盛也

張此言刺法有如兵法當避其來銳擊其惰歸按史記軒轅之時神農時世哀諸侯相侵伐及蚩尤作亂

軒轅乃君用干戈以征不享故即以用兵之法而為刺之大約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

是以無迎逢逢之氣無擊堂堂之陣俟其氣衰輒亂然後擊之無有不克者矣熇熇之熱熱感于皮膚也

漉漉之汗邪盛在肌腠也渾渾之脉邪入于經脉也病與脉相逆者真邪相攻也離合真邪論曰夫邪去路入于經也舍于血脉之中其寒溫未相得如涌波之起也時來時去方其來也必按而止之無違其術

而瀉之知機之道不可掛以髮蓋邪之方盛不可迎邪之以往不可追俟其來去之時如發機之速不可差之毫髮者也刺其未生者未生于脉中也未感者邪來之未盛已衰者邪去之工治未病者未病於脉

中也蓋傳溜于血脉則有入府于藏之患矣○余伯榮曰按此篇篇名逆順而伯高曰氣之逆順所以應天地陰陽四時五行則是雖論刺之大約而重在氣之逆順夫天道右遷地道左轉四時之氣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升降出入于天地之外內者也五臟者生長化收藏之氣此皆陰陽相貫環轉無端夫人皮以應天肌肉應地血脉應地之經水氣之逆順謂氣之環轉于經脉皮膚之外內交相逆順而行以應

天地陰陽四時五行之氣是以下工刺其方襲者謂病之方襲于脉中也與其形之盛者謂病之盛于皮
膝而為焔焔之熱漉漉之汗也與其病之與脉相逆者謂病邪始入于脉也蓋脉氣之出于皮膚從經而
脉脉而絡絡而孫孫絡絕而后出于氣街邪之入于經脉去皮膚而入于絡去絡而入于經是以病與脉
之相逆也夫邪去絡入于經也如涌波之起時來時去無有常在其病氣已衰則順脉而行矣故曰刺其
已衰事必大昌此篇重在知人氣之逆順應
天地四時五行則知邪病之感虛出入矣

論此取上大而言病有不可刺之義也上文有與其未可刺一句故此節乃詳明之自上工以至下工有
此四等正以見不可刺而刺者之為下文也遂逢之氣勢來迫而甚盛者也堂堂之陣陣方整而甚眾
者也故無逆者當避其來銳耳無擊者當擊其惰歸耳焔焔者熱之甚盛也漉漉者汗之甚多也渾渾者
脉之未清也此皆邪盛之時病勢與脉氣相逆所以皆不可刺也上工方病之未生而刺之其次則雖生
而未盛亦刺之是之謂下工耳△按此篇與虛論皆言邪氣或病形正盛或病勢熱氣相逆皆不可刺者
不可刺而刺之是之謂下工耳△按此篇與虛論皆言邪氣或病形正盛或病勢熱氣相逆皆不可刺者
勢與脉氣相逆然則用藥者亦當先用藥于寒熱未至之先不分外感內傷之寒熱皆當如此若邪氣方
盛而用藥則寒藥反助其寒熱藥反助其熱不能解病而適以增病矣醫者不可不知也惜乎東垣丹絡
諸君皆未言此所以後之醫者止有常山止癘等藥則露宿早服而其餘
後時而用者誤矣愚用藥必於邪已衰未盛之時每獲効為甚速云爾

五味第五十六

論篇內詳論五藏所用
五味之義故名篇

黃帝曰願聞穀氣有五味其入五藏分別奈何伯高曰胃者五藏六府之海也水穀皆入於胃五藏六府皆
稟氣於胃五味各走其所喜穀味酸先走肝穀味苦先走心穀味甘先走脾穀味辛先走肺穀味鹹先走腎
穀氣津液已行榮衛大通乃化糟粕以次傳下

張任谷庵曰此章論五藏六府津液榮衛皆秉氣於胃府水穀之所生養夫穀入於口其味有五各歸所
喜津液各走其道穀氣津液已行榮衛大通所化之糟粕乃傳於小腸大腸循下焦而滲入膀胱也

論此言五味各先走其所喜也肝喜酸心喜苦脾喜甘肺喜辛腎喜鹹故穀氣之五味各先走之也其曰
水穀皆入于胃五藏六府皆稟氣於胃即榮衛生會篇所謂人受氣於穀穀入于胃以傳於肺五藏六

府皆以受氣也其曰穀氣津液已行榮衛大通乃化糟粕以次傳下即榮衛生會篇所謂水穀者常
并居于胃中成糟粕而俱下於大腸而成下焦溲而俱下濟泌別汁循下焦而滲入於膀胱者也

黃帝曰榮衛之行奈何伯高曰穀始入於胃其精微者先出於胃之兩焦以溉五藏別出兩行榮衛之道其

大氣之搏而不行者積於胸中命曰氣海出於肺循喉咽故呼則出吸則入天地之精氣其大數常出入

一故穀不入半日則氣衰一日則氣少矣周禮天人凡相奇欲生而搏此節與本經邪客篇首節大義相同

論任氏曰此言入胃水穀所生之精氣光出乎胃之兩焦以溉五藏兩焦上焦中焦也上焦出胃上口中

榮濁者為衛榮行脈中街行脈外大氣宗氣也胸中體中也其宗氣之搏而不行者積於胸中命曰氣海

上出于肺循喉咽以司呼吸呼則氣出吸則氣入也天食人以五氣地食人以五味穀入于胃化其精微

有五氣五味故為天地之精氣五穀入于胃也其糟粕津液宗氣分為三隧故其大數常出入三入一蓋所

入者穀而所出者乃化糟粕以次傳下其津液溉五藏而生榮衛其宗氣積於胸中以司呼吸其所出有

三者之隧道故穀不入半日則氣衰二日則氣少矣○余伯榮曰按本篇言大氣之搏而不行者積於胸

中命曰氣海出於肺循喉咽故呼則出吸則入此宗氣之行于脈外也蓋肺主皮毛人一呼則氣出而入

萬四千毛竅皆闔一吸則氣入而八萬四千毛竅皆開此應呼吸而司開闔者也邪客篇云宗氣積於胸

中出于喉嚨以貫心脈而行呼吸此宗氣之行於脈中也一呼一吸脈行六寸晝夜一萬三千五百息脈

行八百十大為一周此應呼吸而脈行循度環轉者也故曰宗氣流于海其下者注于氣街其上者走于息道蓋行於脈外者宜下注於氣街而充適于皮毛也

論此言穀化精微之氣者為榮氣衛氣大氣行于上焦由肺乃出多入少故穀不得不續用也胃納穀氣

脾乃化之其精微之氣先出于中焦升則行于上焦而肺乃出多入少故穀不得不續用也胃納穀氣

黃帝曰穀之五味可得聞乎伯高曰請盡言之五穀稗米甘麻酸大豆鹹麥苦黃黍辛五果棗甘李酸栗鹹

杏苦桃辛五畜牛甘犬酸豬鹹羊苦雞辛五菜葵甘韭酸藿鹹蕪苦葱辛

論此言五穀五果五畜五菜各有五味也

色合於
氣氣合
於味

五色。黃色宜甘。青色宜酸。黑色宜鹹。赤色宜苦。白色宜辛。凡此五者。各有所宜。所謂五色者。脾病者宜食稗米飯。牛肉。棗。葵。心病者宜食麥。羊肉。杏。薤。腎病者宜食大豆。黃卷。猪肉。栗。藿。肝病者宜食麻。犬肉。李。韭。肺病者宜食黃黍。雞肉。桃。葱。

補 余伯榮曰。五穀為養。五果為助。五畜為益。五菜為充。氣味合而服之。以補精益氣。是以五色合五味而各有所宜也。五藏內合五行。外合五色。五味入胃。各歸所喜。津液各走其道。以養五藏。故五藏病者。隨五味所宜也。

補 此言五色與五味相宜。而五藏之病。各有所當用也。黃色屬土。甘味屬土。脾亦屬土。故色之黃者。宜甘而脾病者。主脾氣不足。宜食穀果畜菜之甘者。以益之。赤色屬火。苦味屬火。心亦屬火。故色之赤者。宜苦而心病者。主心氣不足。宜食穀果畜菜之苦者。以益之。黑色屬水。鹹味屬水。腎亦屬水。故色之黑者。宜鹹而腎病者。主腎氣不足。宜食穀果畜菜之鹹者。以益之。青色屬木。酸味屬木。肝亦屬木。故色之青者。宜酸而肝病者。主肝氣不足。宜食穀果畜菜之酸者。以益之。白色屬金。辛味屬金。肺亦屬金。故色之白者。宜辛而肺病者。主肺氣不足。宜食穀果畜菜之辛者。以益之。此即宣明五氣論之所謂五入也。

五禁 肝病禁辛。心病禁鹹。脾病禁酸。腎病禁甘。肺病禁苦。

張 余氏曰。五味五氣。有生有尅。有補有瀉。故五藏有病。禁服勝尅之味。

補 此言五藏之味。有五禁。皆五行之相尅者也。金尅木。故肝病禁辛。水尅火。故心病禁鹹。木尅土。故脾病禁酸。土尅水。故肺病禁甘。火尅金。故腎病禁苦。此節當與素問宣明五氣論之五禁本經九鍼論之五禁參看。按宣明五氣篇云。辛走氣。氣病無多。食辛。鹹走血。血病無多。食鹹。苦走骨。骨病無多。食苦。甘走肉。肉病無多。食甘。酸走筋。筋病無多。食酸。是謂五禁。又按九鍼論云。病在筋。無食酸。病在氣。無食辛。病在骨。無食鹹。病在血。無食苦。病在肉。無食甘。

肝色青。宜食甘。稗米飯。牛肉。棗。葵。皆甘。心色赤。宜食酸。犬肉。麻。李。韭。皆酸。脾色黃。宜食鹹。大豆。豕肉。栗。藿。皆鹹。肺色白。宜食苦。麥。羊肉。杏。薤。皆苦。腎色黑。宜食辛。黃黍。雞肉。桃。葱。皆辛。

補 藏氣法時論曰。肝苦急。急食甘以緩之。心苦緩。急食酸以收之。脾苦濕。急食苦以燥之。肺苦氣上逆。急食苦以泄之。腎苦燥。急食辛以潤之。夫色者。氣之華也。緩急燥濕。藏氣之不和也。五藏有五氣之。苦故

苦乃火
之味故

宜五味以調之用陰而和陽也愚按脾胃苦濕急食若以燥之而又曰脾色黃宜食鹹大豆豕肉粟藿皆鹹蓋脾為陰中之至陰而主濕土之氣乃喜燥而惡寒濕者也故宜食苦以燥之然灌漑於四臟王氣潤濕而右乃流行故又宜食鹹以潤之是以玉機真藏論曰脾者土也孤藏以灌四旁者也其來如水之流者此謂太過病在外故宜急食苦以燥之如鳥之喙者此謂不及病在中謂如黔喙之屬良止而不行是以食鹹以滋其潤燥而灌漑也蓋脾為土藏位居中央不得中和之氣則有太過不及之分是以食味之有兩宜也

此此文言五臟有宜食之味皆自其所苦者而治之也素問藏氣法時論云肝若急急食甘以緩之心若緩急食酸以收之脾若濕急食苦以燥之肺若氣上逆急食苦以泄之腎若燥急食辛以潤之至未又云肝色青宜食甘梗米牛肉棗葵皆甘心色赤宜食酸小豆▲本經作麻▼犬肉李韭皆酸肺色白宜食

苦麥羊肉杏薤皆苦脾色黃宜食鹹大豆豕肉栗藿皆鹹腎色黑宜食辛黃黍雞肉桃葱皆辛夫前既曰脾苦濕急食苦以燥之而後乃云脾色黃宜食鹹故元子云究斯宜食乃調利機關之義也腎為胃關脾

與胃合故假鹹柔軟以利其關關利而胃氣乃行胃行而穀氣方化故脾之宜味與各臟不同也此節與

素問同

水脹第五十七

內內有水與膚脹
字字義故名篇

黃帝問於岐伯曰水與膚脹鼓脹腸覃石癧石水何以別之

張余伯榮曰此章論寒水之邪而為水與膚脹鼓脹腸覃石癧諸證經云太陽之上寒水主之寒者水之氣也腎與膀胱皆積水也故曰石水石水者腎水也如水溢于皮間則為皮水寒乘于肌膚則為膚脹

留于空郭則為鼓脹客于腸外則為腸覃客于子門則為石癧皆水與寒氣之為病也夫邪之所湊其正必虛外之皮膚肌腠內之藏府募原腸胃空郭皆正氣之所循行氣化則水行氣傷則水凝聚而為病是

以凡論水病當先體認其正氣知正氣氣之循行出入則知所以治之之法矣

證此帝欲明諸證之義而問之也蓋諸證病異而形相似故宜有以別之耳

岐伯答曰水始起也目窠上微腫如新卧起之狀其頸脉動時欬陰服間寒足脛腫腹乃大其水已成矣以

手按其腹隨手而起如裏水之狀此其候也

張 余氏曰此太陽膀胱之水溢于皮膚而為水脹也太陽之氣運行于膚表此水隨氣溢而為病也太陽之脈起于目內眥上額交巔循頰而下目窠上微腫水循經而溢于上也其頸脈動水傷氣而及於脉也效者水邪上乘于肺也陰股寒足脛腫太陽之氣虛而水流于下也腹大者水泛而上虛也水在皮中故按之隨手而起如累水之狀此其候也

論 此言水之證也病方起時目之下為窠俗云卧蚕其微有所腫如新卧起之狀大抵人之卧起者以手按其腹則隨手而起如累水狀此水病已成而可驗者也按素問陰陽別論云三陰結謂之水故元子云三陰者謂脾肺之脉俱寒結也脾肺寒結則氣化為水又按本經五癰津液篇有云五穀之精氣和合而為膏者內滲入于骨空補益腦髓而不流於陰股陰陽不和則使液溢而下流於陰髓液皆減而上下過度則虛虛故腰背痛而脛瘦陰陽氣道不通四海閉塞三焦不瀉津液不化水投并于腸胃之中別于迴腸留于下焦不得滲膀胱則下焦脹水溢則為水脹又按論疾診尺篇言風水膚脹視人之目窠上微腫如新卧起狀其頸脈動時劾按其手足窠而不起則當知隨手而起為有水無風窠而不起為有水也

黃帝曰 膚脹何以候之岐伯曰膚脹者寒氣客於皮膚之間整蹙然不堅腹大身盡腫皮厚按其腹窠而不起腹色不變此其候也

論 余氏曰寒者水之氣也此無形之氣客于皮膚而為虛脹也無形之氣故整蹙然不堅腹脹故腹大身盡腫也寒氣在于肌腠故皮厚窠深也夫水在皮中故按之即起此病在起故按其腹窠而不起腹色不變者寒氣在皮

論 此言膚脹之證也寒氣客于皮膚之間其聲整蹙然而不堅其腹大其身盡腫其皮厚但按其腹則窠而不起其腹色亦不變此膚脹之候也按論疾診尺篇之風水膚脹當為感風而成此膚脹者乃曰

論 寒氣所客似宜有風寒之異且彼言按其手足窠而不起此曰按其腹窠而不起則當知窠而不起相同特有手足與腹之異宜詳辨之

鼓脹何如 岐伯曰腹脹身皆大 大與膚脹等也 色蒼黃腹筋起 此其候也

論 余氏曰此寒氣乘于空郭之中所謂藏寒生滿病也藏寒者水藏之寒氣感而

論 火土之氣衰也身皆大者脾主肌肉也色蒼黃者筋起者土敗而木氣乘之也

論 此言鼓脹之候也腹脹而周身皆大與膚脹相等但其色蒼黃腹中筋起為候耳按鼓脹與膚脹等不言按之起與不起當亦具不起者惟其腹筋起者為辨又按素問腹中論黃帝曰有病心腹滿

藏信天
歲今改
正
離藏故
如懷子
之狀推
之則移

留積
月而下
不主姓
娠故曰
惡血

且食則不能暮食名為何病岐伯曰名為鼓脹治
之以難夫醴一劑如二劑已此方果有奇驗云

腸覃何如岐伯曰寒氣客於腸外與衛氣相搏氣不得營因有所繫癖而內著惡氣乃起瘰肉乃生其始生

也大如雞卵稍以益大至其成如懷子之狀久者離藏按之則堅推之則移月事以時下此其候也

張此寒氣客于腸外而生草也夫衛氣夜循藏府之募原行陰二十五度寒氣客于腸外與衛氣相搏則
衛氣不得營行矣因有所繫癖而內著者此無形之氣相搏于腸外空郭之中而著于有形之膏募也

是以血肉之惡氣乃起瘰肉乃生而成此覃久則離于藏府之脂膜如懷
子之虛懸按之則堅推之則移不涉於藏府故月事以時下此其候也

馬此言腸覃之證也寒氣客於腸之外衛氣有時而入寒氣與衛氣相搏衛氣不得營運彼此相繫癖而
內著于腸致使惡氣從茲而起瘰肉乃生其始生也大如雞卵及其成也如懷子之狀久者歲以度歲

非止一歲用手按之則堅推之則移附於腸外而
不在胞中故月事以時而下此腸覃之為候也

石瘕何如岐伯曰石瘕生於胞中寒氣客於子門子門閉塞氣不得通惡血當瀉不瀉血以留止日以益大

狀如懷子月事不以時下皆生於女子可導而下

張余氏曰胞中血海也在少腹內男子之血上唇口而生鬚鬚女子月事以時下寒氣客於子門則子門
閉而胞中之血當瀉不瀉留積而成血塊日以益大狀如懷子血留胞中故月事不以時下覃瘕皆生

於女子治之
者可導下也

馬此言石瘕之證也石瘕必生于胞中正以寒氣客于子門子門閉塞氣不得通于外惡血之在內者當
瀉不瀉惡血者名為血留止于胞中以益大其狀亦如懷子惟石瘕生于胞中而不在腸外故月

事不以時下此其所以為候也然腸覃石瘕皆生于女子治之者可導而下之按腸覃由寒氣客於
腸外而始石瘕由寒氣客於子門而始元時羅謙夫著衛生寶鑑有晞露丸見晚丸等法以治二病

黃帝曰膚脹鼓脹可刺耶岐伯曰先瀉其脹之血絡先調其經刺去其血絡也

張余氏曰膚脹者寒氣客于外鼓脹者寒氣客于內故先瀉其脹之血絡後調其經刺去其血絡蓋先瀉
其外後調其內而後治其外內之相通也任氏曰腸覃石瘕乃有形之血積可從氣分而導之膚脹

鼓脹乃無形之氣脹可從血
絡而瀉之血氣之相通也

馬此言刺膚脹鼓脹之法也二服皆有血絡須先瀉之後當分經以調之共有血絡又當再刺去之可也
按帝有石水之問而伯無所答素問陰陽別論多陰少陽曰石水少腹腫與此同但本篇之所謂水則即陰陽別論之所謂三陰結謂之水與石水不同

賊風第五十八

內有賊風
故名篇

黃帝曰夫子言賊風邪氣之傷人也令人病焉今有其不離屏蔽不出室穴之中卒然病者非不離賊風邪氣其故何也岐伯曰此皆嘗有所傷於濕氣藏於血脉之中分肉之間久留而不去若有所墮墜惡血在內而不去卒然喜怒不節飲食不適寒溫不時腰理閉而不通其開而遇風寒則血氣凝結與故邪相襲則為寒痺其有熱則汗出汗出則受風雖不遇賊風邪氣必有因加而發焉

馬此篇論病形而傷其精氣神也三邪雜至合而為痺在內而傷其精氣神者有似乎鬼神可祝由而已也篇名賊風者言往古之人恬淡虛無精神內守邪不能深入故可移精祝由而已當今之世不然憂患緣其內苦形傷其外賊風數至虛邪朝夕內至五藏骨髓外傷空竅肌膚故祝由不能已也夫心主脈諸血者皆屬于心嘗有所傷于濕氣藏于血脉之中則傷心藏之神矣分肉者三焦通會元真之處留于分肉之間則傷其氣矣若有所墮墜則有傷于筋骨筋即為肝骨即為腎血即為心惡血在內則傷心藏之神有傷于筋則傷肝藏之魂有傷于骨則傷腎藏之精卒然喜怒不節則更傷所藏之神魂飲食不適則更傷水穀之精液寒溫不時則傷在表之形氣形氣傷則腰理閉而不通其開而遇風寒則血氣凝結與故之濕邪相襲則風寒濕三氣雜合而為痺矣其開而遇風者以有熱則汗出蓋熱乃火之氣汗乃精血之液因傷其精神是以熱則氣弛汗出而開也汗出則受風雖不過賊風邪氣必有因加于風寒而為○任谷庵曰賊風邪氣不正之邪氣也風寒天之正氣也因有故邪開而汗出故因加而合為邪病焉

○王子方曰風傷氣寒傷神濕傷精蓋風傷衛寒傷榮而寒水之氣又傷心火也濕乃土之邪氣故傷腎藏之精是以傷于濕者則為痿厥痿者骨痿厥者腎藏之生氣厥逆而四支清冷也

馬此人言有故邪而又有新感雖不必有賊風邪氣之甚而亦足以病也賊風即上古天真論等篇之所謂虛邪賊風也夫以賊風邪氣傷人而至于病者固其常也今有病于屏蔽室穴中而卒然有感也蓋嘗有所傷于濕氣或因墮墜而有惡血在其中又猝然有喜怒飲食寒溫各失其常所以腰理閉而不通也及

母無同
悉去聲

內之募

原與外

之分肉

相通

肝藏魂

肺藏魄

藏也

其脈理開而或遇風寒則血氣凝結與濕氣惡血等之故邪相襲如春秋齊師襲莒之襲則為寒痺即痺論之所謂寒氣勝者為痛痺也斯時也正以有熱則汗出汗出則受風雖不過賦風邪氣必因有所加而病由此發也

黃帝曰夫子之所言者皆病人之所自知也其母所遇邪氣又無怵惕之所志卒然而病者其故何也惟有

因鬼神之事乎岐伯曰此亦有故耶留而未發因而志有所惡反有所慕血氣內亂兩氣相搏其所從來者

微視之不見聽而不聞故似鬼神

張此言病在內而傷其精氣神也故邪留而未發者留于藏府募原之間則有傷于氣矣水之精為志火之精為神志有所惡則傷腎藏之精心有所慕則傷心藏之神血氣內亂真邪相搏其所由來者漸矣

此病氣而不病形故視之不見聽而不聞若有似乎鬼神夫魂游為神魄降為鬼

張此言有故邪而復動於精故病似鬼神而非鬼神也帝疑上文所言為病皆病人之所自知有等不遇邪氣無所怵惕即卒然為病此必有因乎鬼神之事伯言久有濕氣惡血等之故邪留而未發因病人

素所不知因而偶有所觸或好或惡則血氣相亂故邪與心志相搏遂爾為病此其所從來者甚微非見聞之所能及故人不知其故而以鬼神為疑乃似鬼神而非鬼神也

黃帝曰其祝而已者其故何也岐伯曰先巫者固知百病之勝先知其病之所從生者可祝而已也

張知百病之勝者知精氣神三者能勝其百病也知其病之所從生者知先傷其精氣神而病之所由生也可祝而已者先巫之能移精變氣而通神明也○王子方曰上古有十三科祝由乃其一也先巫者

言上古之能祝由而愈病者謂之巫醫故古之醫字從巫非與師巫之賤役比也

張此承上文而言病之所以祝由而已者非病之由于鬼神也夫病既非鬼神有等祝之而可已者正以

直而一者也今即其病而祝之遂祐其素善鑒其誠心而病斯已矣